

民國五年重修

淮陽縣志

卷首 圖經

卷一

地輿志上

星野

沿革

表附疆域

村保集鎮附山水

埠口附

卷二

地輿志下

古蹟

冢墓附

風土

卷三

籍賦志

戶口

丁地

征解

留支

蠲緩

雜稅

鹽引

卷四

建置志

城池

宮署

壇廟

坊表

橋梁

卷五

學校志

學宮 學署 學額 學田 書院 義塾

卷六

經政志

秩祀 禮儀 兵防 郵政 倉儲 郵政

卷七

職官表 名宦傳

卷八

選舉表

辟舉 文武科目 貢生 學校畢業
文武例仕 封贈 世襲 恩廕

卷九

人物傳上

先賢 鄉賢 先正 文仕蹟 武仕蹟

卷十

人物傳上

孝友 忠烈

卷十一

人物傳上

義行

卷十二

人物傳上

文學 隱逸

卷十三

人物傳上

方技 耆壽 流寓

卷十四

人物傳下

列女

后妃

節婦

卷十五

人物傳下

列女

節婦

卷十六

人物傳下

列女

烈婦

孝婦

淑媛

貞女

烈女

孝女

卷十七

藝文志上

著述 金石

卷十八

藝文志下

輯類文

詔勅
祭文

表疏
誌銘

碑記

論辨序引

卷十九

藝文志下

輯類詩

賦頌
古樂府

古詩
歌詞

五七古

五七律

五七絕

卷二十

雜誌上

災異

兵事

雜誌下

方外

寺觀

志餘

淮陽縣志卷十八

志

藝文下 輯類文

詔勅 表疏 碑記 論辨序引 祭文 誌銘

詔勅

魏明帝雪陳思王詔

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既克已慎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於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已下議尚書總書中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削除之

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

唐德宗振恤陳州等處水災詔

朕以薄德託於人上勵精庶政思致雍熙而誠不動天政或多悖陰氣作沴暴雨薦臻自江淮而及於荆襄歷陳宋而施於河朔其

聞都邑運有水災城郭多傷公私爲害損壞廬舍浸敗田苗或親戚漂淪或資產沉溺爲民父母所不忍聞與言疚懷良深惻憫夙夜畏懼悼於厥心是用寢不獲安食而忘味時宣振恤庶洽幽明多令中書舍人奚陟往襄陵鄂隨鄂申光蔡等州左庶子姚齊楛往陳許宋亳徐泗等州秘書少監審咸往鎮冀德棣深趙等州袁兆少尹韋武往揚楚廬壽徐潤蘇常湖等州宣撫一應諸州百姓因水不自能存者委宣撫使振給死者各加賜物所在官爲收殮埋瘞其田苗所損宣撫使與所在長吏具奏於戲一夫不獲一物失所刑罰不中賦斂不均皆可以失陰陽之和致水旱之沴其繫囚及獄訟久未決者委所在長吏即與疏辨務從寬簡俾伸寃滯貪官暴吏倚法害公特加懲肅用明典憲災傷之後切在撫綏咨爾方鎮之臣洎於官宰咸宜悉乃心力以恤凶災宣布朕懷

使各加悉

宋太祖修陵奉祀詔

歷代帝王或功濟生民或道光史載垂於祀典厥惟舊章兵興以來日不暇給有司廢職因循曠墜或廟貌攸設牲牲罔薦或陵寢雖存樵蘇靡禁仄席輿念茲用惕然其太昊女嫫婁炎帝黃帝顓頊高辛唐堯虞舜夏禹成湯周文王武王漢高祖後漢世祖唐高祖太宗十六帝各縮守陵五戶長吏春秋奉祀

明太祖諭陳州守將左君弼

曩者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勞師暑月與足下從事足下乃舍其親而奔他國是皆輕信羣下之言以至於此雖悔何及今足下奉君國之命禦彼邊疆與予接壤若欲獻計興師復境其中輕重未可量也且予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合肥之城乃足下邱隴桑梓之鄉寧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以就功名亦欲

保全父母妻子於亂世足下以身爲質而求安於人既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獨居寡處各天一方朝思暮望以日爲歲足下縱不以妻子爲念何忍忘情於老親哉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再得足下能留意於是幡然而來予當棄前非仍復待以故舊則足下於天理人心舉無不順矣

明景帝遣官招撫河南流民勅

今聞河南開封府陳州等處多有各處逃來趨食流民或與本處居民相聚一處誠恐其中有等小人久則至於誘惑爲非難以處置今特簡命爾往彼處會同左副都御史王來及彼處三司堂上官並原專一撫治流民官員及巡按御史及本府州縣堂上官能幹官平日爲民所信服者分頭設法小心招撫令各自散處耕種生理有缺食者量給米糧振濟無田種者量與田耕種務令得所宜

諭朝廷恩重使之警悟不許急逼致有激變又爲患害其中果有能體朝廷恩恤各散復業者量與免其糧差三年庶俾有所慕戀仍提督所在衛所官軍操練軍馬固守城池如有寇盜生發卽令相機剿捕毋致滋蔓爾爲近臣受朝廷委命必須夙夜盡心以畢乃事不可因循怠忽有悞事機如違罪有所歸事安民安之時具奏俟命然後回京

表疏

救陳州刺史李邕奏

唐孔璋

明主舉能而捨過取才而棄行烈士抗節勇者不避死故晉用林父不以過漢任陳平不以行禽息殞身不祈生北郭碎首不愛死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士漢無天子之尊秦不彊齊不霸矣伏見陳州刺史邕剛毅忠烈難不苟

免往者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鋒雖身受謫屈而姦謀沮解卽邕
有功於國且邕所能者拯孤恤窮救乏調急家無私聚今聞坐贓
下吏死在旦夕臣聞生無益於國者不若殺身以明賢臣願以六
尺之軀膏鉄鉞以代邕死臣與邕生平不款曲臣知有邕邕不知
有臣臣不遠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任人之患義也獲二善以
死臣又何求伏惟陛下寬邕之死使率德改行興林父曲逆之功
臣得瞑目附禽息北郭之迹大願畢矣若以陽和方始重行大戮
則臣請伏劍不敢煩有司皇天后上實聞臣言昔吳楚反漢得劇
孟則不憂夫以一賢而敵七國之衆伏惟敷含垢之道棄瑕之義
遠思劇孟近取於邕况告成岱宗天地更新赦而復論人誰無罪
惟明主圖之臣聞士爲知己者死臣不爲死者所知而甘爲之死
者非特惜邕賢亦以成陛下矜能之慈

爲夫請戍邊自贖表

李邕妻温氏

妾温氏言邕効職不謹狀涉貪狠逼迫囹圄獲罪以聞誠宜不待
刑書便當殞滅然事有所隱恐負明時天聞竄遠號訴不敢倉卒
之際分從嚴誅豈謂天鑒仁明邕得生竄荒外再造之幸上啓何
階死罪死罪邕少習文章薄竊時譽疾惡如讐往往任捨遺奏張昌
宗之黨後參憲府劾武三思之罪坐此爲累不容於衆秉邪佞者
切齒攻文章者側目由是頻謫遠郡削跡朝端不見闕庭何啻十
載歲時凝戀聞者傷懷屬國家有事東岳大禮告成法駕西旋路
遵近境邕奉牛酒之獻各展臣子之心不意天澤曲垂恩私屬沐
邕當再躍何以爲心懇至夙誠冀遂申効妾聞正直見用佞邪生
憂邕之禍端自此爲始且邕比任外官竟無一議天顏暫顧罪則
旋生諺曰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伏惟陛下明察此言妾之微軀

萬死無恨死罪死罪邕初蒙勅當即便禁身水不入口向逾五日
孤直援寡邪黨相趨窘急至深實不堪忍氣微息奄惟命是聽遺
邕手書事生吏口貸百姓蠶種抑稱枉法市羅以進令作贓私治
以爲能守此加罪當時匪使朝堂潛皆守捉號天訴地誰肯爲聞
嚴命將行棊往奔逐泣血去國沒骨炎荒長任欽州示以無用妾
願充邕一卒之用効力明時膏塗朔邊骨糞沙壤使得身死生王
事成邕夙心妾則碎首粉身萬死爲足妾夫婦義重當見其志不
避罪責身死上聞倘天光垂照即當殞滅妾之榮幸實荷再生奉
表投進恩醜

上宰相魏元忠書

袁楚客邑人

今皇帝新服厥德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因以布大化充古誼
以正天下君侯安得事循默哉苟利社稷專之可也夫安天下者

先正其本本正則天下固國之興亡繫焉太子天下本譬之大樹
無本則枝葉零悴國無太子朝野不安儲君有次及之勢故師保
教以君人之道用蘊崇其德所以重天下也今皇子既長未定嫡
嗣是天下無本天下無本猶樹而亡根枝葉何以存乎願君侯以
清晏之間言於上擇賢而立之此安天下之道曠而不置此朝廷
一失也女有內則男有外傳豈相濫哉幕府者大夫之職今公主
並開府置吏以女處男職所謂長陰抑陽也而望陰陽不愆風雨
時若得乎此朝廷二失也今度人既多緇衣半道不本行業專以
重寶附權門皆有定直昔之賣官錢入公府今之賣度錢入私家
以此道人徒爲游食此朝廷三失也唯名與器不可假人故曰天
工人其代之夫代天非才不可也代非其人必失天意失天意而
無禍患未之有也今倡優之輩因耳目之好遂授以官非輕朝廷

亂正法邪人君無私私怒害物私賞費財况私人以官乎此朝廷
四失也賢者邦家之光任之致治棄之生亂近詔博求多士雖有
好賢之名無得賢之實蓋有司選士非賄即勢上失天心下違人
望非爲官擇吏乃爲人擇官君洪有言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濁
如泥高第賢良者如鼃此朝廷五失也閹豎者給宮掖掃除事古
以奴隸畜之中古以來大道乖喪疏賢哲親遊習乃委之以事授
之以權故豎刁亂齊伊戾敗宋君側之人衆所畏懼所謂鷹頭之
蠅廟垣之鼠者也後漢時用事尤甚晚節卒亂天下今大君中興
獨有閹豎坐升班秩既無正闕率授員外乃盈千人縮青紫耗府
藏前事之驗後事之師此朝廷六失也古者茅茨採椽以儉約遺
子孫所以愛力也今公主所賞傾庫府所造皆官供其疏築臺沼
崇峙觀廡山無本石木無近產造之終歲功用不絕夫爲君所以

養人非以害人今外戚不助養而反害之是使人主受謗天下此朝廷七失也官以安人非以害於人也先王欲人治必選材欲人安必省事此誠同天下憂也人有樂君共之君有樂人慶之可謂同樂矣如此則上下無間而均一體也今天下困窮州牧縣宰非以選進割剝自私人不聊生是有憂而上不卹也而更員外置官非助桀歟夫人情自以員外更恐下不已畏也必峻法懼之恐財不已奉也必枉道奪之欲不亂可得哉古語有之十羊九牧羊既不得食人亦不得息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此言正員猶難其備况員之外乎此朝廷八失也政出多門大亂之漸近封數夫人皆先帝宮嬪以爲備內職則不當知外不備內職則自可處外而今出入禁掖使內言必出外言必入固將弄君之法縱而不禁非所以重宗廟固國家孔子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

死敗此朝廷九失也不以遺事其君者所以危天下也危天下之臣不可不逐安天下之臣不可不任今有引鬼神執左道以惑主者託鬼神爲難知故致其詐而據非才之地食非德之祿此國盜也傳曰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今幾聽於神乎此朝廷十失也君侯不正誰與正之

請免陳州添折見錢疏

宋包拯

臣聞知陳州任師中昨奏爲本州管下五縣自去冬遇大雨雪凍折桑棗等并今年蒼蠶只及三五分二麥不熟全有損失去處除擘畫不放省稅外只乞與免支移折變已奉聖旨令京西轉運司相度間奏竊知本路轉運司牒陳州令將今年夏稅大小麥與免支移只令就本州送納見錢却令將大小麥每斗折見錢一百文脚錢二十文諸般頭子倉耗又納二十文是每斗麥納錢一百四

十文兒見今市上小麥每斗實價五十文乃是於災傷年分三倍
誅剝貧民也民間錢貨從何出辦兼將客戶等蠶鹽一斤一例折
作見錢一百文又將此一百文組做小麥二斗五升每斗亦令納
見錢一百四十文計每斤土鹽却納二百五十文兒一郡五縣數
十萬口非常暴斂小民重困體實非便乞特降指揮令本州疾速
依見今在市二麥實價估定錢數令民取便送納見錢或納本色
庶使京輔近地有濟人戶稍獲蘇息兼慮本路應係災傷軍民或
有似此重行折變之處亦乞特行勅會速賜指揮若稍稽延恐無
所及

知陳州謝啟

州牧
張方平

伏以太皞之墟肇自上皇之世有媯之後爰開盛德之封承京師
首善之流實勳舊均勞之地祇膺朝命濫領藩麾伏念方平平世

爲修散財之用鴻更臺閣之要久思戶牖之嚴海鳥暫留亦受太
牢之饗風簫忽過豈諧雅奏之和頃解郡章獲歸里社冀安永節
遂以窮年攝跡閑曹分從於病廢長民近輔復被於詔除此蓋某
官秉國治均贊時化育亮采通于百志燮理周于萬微大道其興
至誠斯格敢不仰處存錄自力衰疲更礪鉛刀聊施于一割所憂
薦乘難效于長驅過此以還罔知攸措

舉崔度助教疏

前八

伏見陳州州學教授試國子四門助教崔度通經有文周知世務
早因胡宿等舉應制科召試秘閣不中選韓琦舉薦盛稱其才後
練張昇再奏方得此助教名目兩省近臣多有稱薦者度之術業
頗涉從橫亦踈弛之士也切見每次科場諸以舉數推恩者亦便
注官示不終棄至如度者賜之一官不爲忝員伏望聖恩特與採

擢優加一命以收遺逸

奏賦率數疏

前人

臣昨自二月二十日赴任陳州本州自今春以來少雨近日甚有
人戶披訴旱災今勘會本州四縣合行催納夏稅苗子七萬七千
五百百有零鹽錢一萬五千八百貫有零正稅屋稅預買和買紬
絹三萬二百疋有零絲綿四萬九千有零兩又合行催納今年夏
料青苗錢三萬一千七百貫有零又合催納今年夏料免役錢二
萬三千五百貫有零又合催納去年倚陽青苗錢三萬六千一百
貫有零又合催納去年秋料青苗斛斛三萬九百石有零將來秋
料諸色合納錢斛不在此數者切以本州四縣共計二萬九千七
百有餘戶今來只據夏料半年合納錢斛紬絹共計二十四萬五
千七百貫疋石絲綿在外自去年秋已係災傷今春久旱二麥所

收分數甚少除夏稅苗子見係人戶披訴已蒙特旨體量除放
恩寬大民心感悅自餘紬絹絲綿久例常賦據數當行催納外其
免役錢准新法諸災傷地分第四等以下人戶應納役錢者如
質無以送納委本州縣保明申提舉司本司體量請實於役錢數
內量分數或全與免放今雖第三等以上人戶猶多不濟之家其
第四等以下人戶豈復更堪賦率伏望聖慈將四等以下人戶免
役錢別降恩旨特與放免又去年秋及今年夏兩料青苗錢斛
數目不少若令納錢民間錢實難得若令輸納斛斗今又斛斗價
高上仲兩料青苗錢斛斗伏乞並且倚閣候將來秋熟別定分數
相兼催納所冀寬恤民力各得存濟

爲張安道論時事書

教授

蘇

轍人
眉山

臣伏見陛下即位之始計慮深遠凡有所建動合天心始議山陵

深恤費用之廣推明先帝薄葬之命以詔有司四方聞之無不感泣其後一年之間誕布號令勸率宗族惇孝悌之行勉勵州郡先農桑之政復轉對以廣言路議徭役以寬民力盛德之事不可具記是時天下雖大變之後而無不翹然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宮歡欣九族親睦羣臣萬民蒙福而安紛紜之議不至於朝廷謗譏之聲不聞於閭里陛下優游無爲而天下已治矣陛下自今視之當日之政其爲可悔恨者凡有幾以臣視之非獨陛下無所悔恨雖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爲失當者何者政令簡易而人情之所安耳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向使陛下推行此道終始不變則臣以爲可久可大之功可得而致矣其後求治太切用意過當姦臣緣隙得進邪說始議開邊以中上旨於是延安有橫山之謀保安有招誘之計

陛下饒之以金帛假之以干戈小人貪功慮害不遠輕發深入結怨西戎攘奪尺寸無用之土空竭內府累世之積大者疲弊秦雍小者身死寇讐西鄙騷然不甯而陛下始一悔矣然而陛下天姿英果有漢武宏達之量雖復兵吏失律而立功之意未嘗少衰是以左右大臣測知此心復進財利之說陛下樂聞其利而未暇深究其害於是舉而從之置條例之司而講求天下之遺利已酉之秋新政始出自是以來凡所變革不可悉數其最大者一出而爲常平青苗再出而爲揀兵併營三出而爲出錢雇役四出而爲保甲教閱四者並行於世官吏疑惑兵民憤怒諫爭者章交於朝誹謗者聲播於市陛下不勝其煩爲之當宁太息日昃而不食矣然猶幸其成功力排衆人之議而固守之天下方共厭苦而不知其所止也而揀兵併營之策其害先見武夫凶悍爲怨最深爲害最

急陛下知其不可於是多支月糧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而陛下
既再悔矣然軍中之口猶復洶洶不靖陛下雖推恩撫之而終不
以爲惠反謂陛下畏之耳不幸邊臣失算再生戎心帷幄之臣謀
之不藏不務安之而務撓之臨遣執政付以疆事多出金幣豫書
誥勅以成其深久之計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陛下
與一二臣者方以爲萬舉而萬全既而出兵無人之境築城不守
之地困弊腹心以求無益之功使秦之民父子流離肝腦塗地戎
人徼勅受屈已築之城隨即傾覆救援之兵相繼潰叛四方震動
君臣宵旰而後下罪己之詔投竄元宰以謝二鄙而陛下既三悔
矣夫此三者方其未悔也陛下亦以爲是耶非耶陛下犯逆衆心
力行而不顧其必以爲是不以爲非也然而其終卒至於此然則
方今陛下之所是爾未悔者毋乃亦類此歟臣聞衆而不可欺者

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也險而不可侮者鄰國也今陛下既已欺民犯兵而侮鄰國矣夫犯兵侮鄰變速而禍小至於欺民則變遲而禍大變速而禍小者瓦解之憂也變遲而禍大者土崩之患也今瓦解之憂陛下既知悔矣土崩之患陛下未以爲意此臣之所以寒心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事之未敗也陛下不悟其非必俟其敗而後悔如向三者則陛下之復已遠而悔亦大矣且臣觀之方今陛下之所見而未悔者亦有三而已青苗助役保甲三者之弊臣不復言矣何者言事者論其不可非一人也百姓毀壞支體燻灼耳目嫁母分居賤賣田宅以自脫免非一家也陛下其亦知矣徘徊而不改使民無所告訴加之以水旱繼之以饑饉積悍之民奮爲羣盜淫蔓延滅而復起英雄乘間而作振臂一呼而千人之衆可得而聚也如此而勝廣之形成此所謂土崩之勢

也臣恐陛下至此雖欲復悔而無所及矣故臣願陛下取即位之政與今日之事而試觀之天下擾擾不安孰與今日之甚羣臣交口爭辯孰與今日之衆陛下聽覽疲倦孰與今日之多悔恨自責孰與今日之切陛下誠以此較之則不待臣言之終而得失可以自決矣且夫即位之政陛下之本心也今日之事臣下之過計也陛下聽即位之本心而循臣下之過計臣竊以爲過也雖然臣竊聽之道路方今陛下則亦悔之矣悔之而不變非陛下之意也迫於建議之臣耳夫人進謀於其君苟事之不遂而變以從衆則人主有以測其深淺人主有以測其深淺則其用舍之命在於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臣竊痛陛下爲社稷之計欲改過以安天下而怙權固位之臣持之而不釋陛下聰明睿智廢置自我而獨爲此鬱鬱也漢宣帝與趙充國議擊匈奴魏相非之以爲當與

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此三人者非賢於趙充國也然而與國同憂樂無僥倖功名之心與希望爵賞之意則過於充國遠甚充國猶不可聽而况不如充國者哉陛下將安民保國而與喜功伐好權利者謀之臣不知其可也臣不勝區區憂身憂國之誠是以勢疎而言切惟陛下察之

碑記

太尉趙公祠堂碑

張方平

見前

唐有天下三百年其間大盜三發明皇天寶末安祿山反范陽長驅陷兩都河北河南關輔罹其禍德宗建中末朱泚乘溼師會卒之變以肆凶逆兵不出畿甸尋敗亡僖宗乾符初草寇王仙芝黃巢秦宗權相踵作亂流毒乃遍天下起曹濮襲荆漢破江淮殘閩嶺東極海岱北越河遂蕩覆京邑剽掠歧隴所至無噍類城府爲

邱墟榛莽千里煙火斷絕糧食既盡啗人以飽列巨碓數百納人
曰中糜腐而食名爲春磨若軍行則鹽屍以從指鄉聚曰尚有人
焉吾衆何患饑也惴惴遺黎靡所寄命於時惟朱全忠據汴趙犇
兄弟保陳門之外卽爲賊境汴去賊差遠全忠兵力足以自固陳
被攻圍勢孤衆寡爲難矣初巢入長安朝廷除犇陳州刺史始
領事策巢出關必犯陳卽繕完以待既而巢果東奔趨項犇擊擒
其愛將孟楷賊盛怒志必屠陳以逞合兵數十萬圍其城踰塹五
周百道攻迫犇以饑疲之衆無日不戰歷三百日竟全危城巢以
此師老不振卒潰滅論者紀忠烈之事名多重於死事功每減於
生全夫忠臣烈士志義所存豈無意於死生之際也幸不幸從焉
爾肅宗乾元中陳州刺史尚死於史思明之難後蒙褒贈至今廟
食於陳趙公全城保民享受寵命顧其功名反出於死事者下兄

弟三節度皆著勳於王室並終於僖昭之世而唐史不書德朱全忠之救以解其圍故事之謹然未嘗北面於梁而梁史書之史官無法筆削兩失我朝重修唐書方爲立傳景珣附焉梁書謂珣爲弟新書以珣爲子準自有二子麓巖意者珣其弟也熙寧三年余守淮陽州學教授蘇轍爲余言趙太尉有畫像在開元寺東廡僧院以闔之不早尋被代不及見七年復被命領州往瞻其像在殿之隅閣壁闔下畫日不以燭不見也公歿於龍紀中距今百九十年陳人莫知遺像之存於此適鄰有空院一堂巍然嚮明高爽因命工葺飭表爲祠堂繪素鼎新神氣如在禮祭法曰能捍大患則祀之若太尉者可謂能捍大患宜列於法祀者矣故封爲上公祀爲大神聖人立教著在禮典祠堂既立爲率僚屬陳饋奠乃告所司春秋薦時事比羣祀以其二弟從又爲鑱新書本傳於石立於

室之東楹使陳人知遺育之至於今公之力也時大宋熙寧七年
歲在甲寅九月十三日

卮臺碑

曾

鞏

南豐人

淮陽之南地名曰卮臺詢其父老曰夫子絕糧之所也夫天地欲
泰而先否日月欲明而先晦天地不否萬物豈知大德乎日月不
晦萬物豈知大明乎天下至聖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堯
有洪水之災舜有井廩之苦禹有殛鯀之禍湯有大旱之卮文王
有美里之困周公有管蔡之謗孔子有絕糧之難噫聖人承萬古
之美豈以一身爲貴乎是知合天地之德不能逃天地之數齊日
月之明不能違日月之道泰而不否豈見聖人之志乎明而不晦
豈見聖人之道乎故孔子在陳也講誦絃歌不改常性及犯圍之
出列從而行怡然而言笑之爲幸又曰君子不困不成王業果哉

身歿之後聖日皎然文明之君封祀不絕有開必先信其然也於
戲先師夫子聘於時民不否連於世民不泰也否則否於一時泰
則泰於萬世是使後之王者知我先師之道捨之則覆因之則昌
謂之則貴敗之則亡道之美此孰爲厄乎

厄壘碑

並銘

王禹偁

鉅野

天地厄於晦明日月厄於薄蝕山川厄於崩竭聖人生而肖天地
之貌稟日月之靈鍾山川之粹欲無厄得乎所以帝舜厄於歷山
大禹厄於洪水成湯厄於夏臺文王厄於羑里我先聖厄於陳蔡
其道一也於是周室明危魯道迷潰仁義路塞奢侈源開列國用
權媚芒而起壞禮樂爲糠粃視詩書如蕞芻孩提王室翼壞儒風
俎豆不修軍旅用事苟有衣縫掖而冠章甫者鮮不拔戟而叱之
三綱五常蓋掃地矣吾夫子抱帝王之道處衰亂之世痛五教之

大壞嫉四維之不張列道德爲舟楫將欲濟天下之墊溺斷禮法
爲耒耜將欲芟天下之蕪穢故不程其力不顧其勢聚三千之徒
聘十八之國應機設教與世垂範然佩蘭於鮑肆孰聞其香施法
於亂主孰致其政所謂天柱將傾折建一枝而扶之厥惟難哉故
教不用於衰定位不崇於季孟辭遜於陽貨見忌於子西噫文行
忠信果得用於世耶卒致天厭聖道絕糧於陳顏冉之徒餒自相
視我先聖則坦爾無悶慘然自居腹空腸乾未嘗太息蓋聖人爲
人也不爲己也憂道也不憂貧也但欲綴皇綱之絕緒闢帝王之
坦途酌三代之禮文垂萬世之典則使王澤浸於生民苟道至於
是雖不食而死復何憾哉吁奸喉佞舌者圖一日之飮道醉德飽
者謀萬世之利故教不用於當時而用於今世位不顯於生前而
顯於歿後何則祖述憲章之義雷行上下之間俾夫爲君臣父子

者不可須臾離也得非用於今世耶名載典籍身享廟食得非顯
於歿後耶與夫圖一日之飫者又何遼絕哉余客在宛邱得覩斯
臺之地披蔡訪古馳筆而銘曰僭祿尸位殃則絕祀所謂伊人若
敖之鬼夫子恥之不其餒而飽德醇義歿則垂世所謂伊人箕山
之士夫子求之可謂仁乎巍巍聖人生而道述歷聘求合絕糧於
陳箕山之土可齊其名若敖之鬼決非其倫廟食其賈祀典惟新
我來舊國荒臺磷磷拂石勒銘德音益振

太昊陵寢殿碑

明學楊 珣定海舉人

按陳義皇所都故陵寢在焉歷代報祀載之典籍我太祖高皇帝
開國初年駐蹕於茲製文致奠列聖相承尊崇益至勅有司歲時
致祭又每三歲必遣使齋香幣祀以太牢犒盛哉前郡守毘陵
張侯志道意謂陵無殿宇於尊崇聖典烏稱乃請諸朝除隘陋廣

規模寢有殿左右中前有門神有庫有厠宰有所祭有具齋有堂
繚以周垣環以苑囿樹以嘉木未竟侯以憂去會侍御金華徐公
郁按部復委揮僉陳公紀董其事未幾衡陽陳侯原宗麻城周侯
庠繼守於斯謀諸倅李侯瑤千戶李公敏咸欲成其美而沮亦與
焉於是僉命義士盧昊趙旻輩周旋其事叶心贊理厥功告成乃
俾鍊師道廣以主香火於戲營之非一日成之非一人信乎氣運
之興靈貺之相有非偶然者矣故推明崇祀之由併今經營之詳
告於來者云

重修碑

商 輅

太昊伏羲氏陵在陳州城蔡河之滸高皇帝車駕幸汴過陳親爲
交致奠已而命有司春秋致祭著爲令典列聖相承尊崇益至然
廟貌未立議者以爲有司闕典正統丙辰知州毘陵張志道具以

疏請詔許可遂率吏民募緣鳩工創建祠宇逾年殿堂門廡以次落成像設巍然邊豆整飭衛以垣墉樹以名木其制畧備景泰丙子同知秦川李肅增建御碑亭鐘鼓樓又別建三清觀命羽士主之司其香火其制寢廣然陳地卑濕歲月滋久棟宇頽圯鐘鼓朽敗器物殘缺嗣而葺之實有賴於良有司焉成化乙酉臨漳令雲間戴斯以政績超異膺旌擢之典來知州事三載政通人和乃謀諸僚佐謂伏羲氏爲三皇之首而陵廟居羣祀之先况朝廷之崇重若是前人之建立若是而可使之日就於圯乎衆曰諾惟命是從於是各捐俸爲倡士之尚義者競以資來助斧斤版築以次興舉工喜吏勸民用懽趨未幾百度惟新廟貌改觀過者稱嘆瞻者起敬僉謂是役也人不見勞功倍前規守之設施過之遠矣州民趙旻等狀其事來求爲記謹按伏羲都陳以木德王則河圖出而

八卦畫造書契而文籍生制嫁娶之禮教佃漁之利九州由是而別區域由是而定所謂功揆天地道合乾坤不言而化無爲而成浩浩乎無得而名焉者也且先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矧繼天立極開物成務之聖人乎矧陳爲太昊之墟陵寢之所在乎是宜賢有司汲汲於廟貌之崇祀事之嚴以祇承朝命而圖報本始也或言戴君先在臨漳嘗毀倉龍神廟矣而於此乃崇敬之若是何也蓋彼淫祀也弗毀無以正人心此正祀也弗崇無以合人心要知事神治民其道無他在合乎義而已若戴君者其知所重哉嗟乎聖神之靈與造化相爲始終則陵之傳與宇宙相爲悠久後之爲州者其尚留意於斯是爲記

重修碑

僉事

章世仁

陳爲太昊伏羲氏故墟而陵在於城北蔡河之澗高皇帝車駕幸

陳親爲文致奠繼乃命有司春秋致祭著爲令典廟宇之建祀事之崇其來蓋已舊矣顧歲月相沿有司或不能加意修葺以致寢就圯敝嘉靖庚申夏五月巡臺戶巖孫公觀風蒞陳首謁陵寢慨然嘆曰古帝王陵祠損壞即行修理此憲綱所列有司責也矧茲繼天立極萬世斯文之祖尤厲我聖祖欽崇之典而聽其宮寢若是乎維時知州伍應召慄然承命遂集材鳩工殫心而力圖之經始於庚申之秋九月報成於辛酉之春二月圯者以興敝者以完屹然而視昔殆晏然異焉於戲孫公誠爲急先務而伍守亦庶乎能任職矣仁適以備兵之役來駐於陳樂觀其成而又知其所由成也因感夫事惟不爲爲則必底於成伍守之成厥爲固孫公一言啟之繼自今守是邦者其及時自爲乎其猶有待於啟乎夫圯誠必以漸漸修葺之則力省而功易而可泄泄然待其日甚乎故

曰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君子當思其所以爲智者

重修碑

恭政 吳國倫 武昌人

羲皇氏之王天下也蓋都陳稱太昊云太昊陵在今陳州之西北三里東去其畫卦臺二里高可十尋望之嶢嶢若圖邱蔡水經其前東匯爲池即白龜獻瑞處陵左右至於今生蓄蓋地靈也而羲皇之靈實幽贊之陵園寢廟深廣三百畝有奇未詳所自置乃享祀之典則由上世以來不廢我高皇帝定天下之四年詔治太昊陵寢親爲交遣禮官牢祀之勅守臣歲祀令甲述純皇帝即位七年詔大治寢殿後爲平臺重屋貯御碑其殿前爲神御爲露臺以受朝享又前爲輦道爲寢門爲棘門爲應門各三扇閎麗決鬱過於孔廟蓋隆之也百餘年來頗爲霖澇所齧蠹啄乘而腐之土木頽陁丹雘剝蝕而先朝之所隆幾且蕩然豈獨其守臣責耶今皇

上即位之二年都御史道直御史臣鐵以督學副使臣貞吉言具
疏請得留輸幣二千金大治之如憲廟時不治且極壞而費益不
貲制下大司空尚書議議治陵如兩臣言第不得留帑金以薄邊
實爲主計者變其便宜圖之未幾都御史召九爲少司馬御史得
代行明年夏四月御史臣堯卿按部陳州齋沐而謁陵廟則參政
臣國倫按察僉事臣汝翼臣坤亨從之御史頰仰徘徊蹙然顧謂
三臣曰冠裳矣古之式閭表墓爲其賢且籍以風世也聖如義皇
非所謂啟斯文之闕而爲萬世帝者師乎即奈何惜二千金使祖
宗之制蕩然又安在其表中土而稱今皇帝德意乃謀諸都御史
臣重奉詔共圖之以經費屬布政臣承蔭以營度屬坤亨以興事
考工屬知州臣蒸而以其尉若幕副之材石既盈工吏既肅拓其
舊而一新之凡因之工三拓之工七建兩樓神御前左衡鼓右懸

鐘相望若井幹應門之外營綽楔三其一廣徑門象太乙其二橫道東西鄉象六闕御史題其中曰先天門東曰繼天立極西曰開物成務森若鼎峙且樹屏其南以辟車騎爾乃繞以重垣垣皆朱堊翼以丙舍舍皆元巧別爲左右夾道以通齋祓庖溲之所爾乃前後植柏數千株蔚然成青林矣是役也因財於公羨因役於刑徒不瀆邊實亦不侵民力經始於七月而以十二月告成御史郎以成之月白大梁馳至陳諫曰舉祀事國倫等從之如初御史曰美哉巖巖乎翼翼乎稱帝陵矣藉不得奉明詔從便宜臣力豈至此哉屬臣國倫記其事而碑之國倫曰義皇之功德大矣紀傳所載象圖畫卦應龍紀官造書契之文制嫁娶之禮教佃漁養犧牲益其彰彰著者萬世之下仰而師之其功德大而難名故其澤綿而不斲嘗考棺柳制自黃帝黃帝有家在橋山猶曰葬其衣冠

今按世紀由女皇至無懷氏凡十五世皆襲庖犧之號而後炎帝神農作由炎帝至榆罔凡八世而後黃帝作然則太昊氏遠矣未有棺槨疑無冢卽陵廟非古也豈後世帝王將修其功德爲是望而禮之猶所謂葬其衣冠意乎乃茲十尋之邱非有厲禁懸千萬世樵牧不及惟蒼生之而人無古今賢不肖未有毀其一抔土者非其不斬之澤然乎不者何虎邱之銅驪山之穿曾不得比於裸葬而以牢祀終天地乃在其棺槨未制衣冠未藏者乎嗟乎異矣異矣我國家凡三詔治陵而陵寢盛諸臣或倡其議或肩其勞皆有所以默翼之今皇帝法古圖治茲亦甚盛舉矣孔子曰德合天地者稱帝太昊氏又帝之始也國倫雖欲譽天地之大其將奚從

修建儒學碑

學憲

劉昌

景泰丙子當塗萬宣以鄉貢進士選知陳州陳故爲太昊伏羲氏

所都至周武王又嘗以封舜之後胡公滿更漢晉隋唐皆置郡國
國朝洪武初又並置州衛雖古聖神之餘風流澤猶號有存而馳
大務殷厥亦難治宣既下車祇謁孔子於學宮而視其規制率監
乃慨然思有所改作曰治郡之務宜無先於是者遂諏謀而經理
之適西秦李蘿來同知州事志慮齊一贊以即决明年英宗皇帝
御極尊賢右文民俗安和歲亦大登於是宣與蘿言曰吾役之成
庶幾在是因節省羣費以給其用弗繼則捐俸之所餘又弗繼則
勸之民民濡染古聖神之餘風流澤皆翕然起應而其上者輸以
財下者輸其力以相役不吝不後材碩工良繼之以用之足自禮
殿之崇以及選庶之交重門之嚴講堂之宏齋廡之周庫庾之儲
庖馮之列而學宮之所宜有者取次皆具蓋向之隘者以舒卑者
以崇瓴甃朽壤極於峻整而丹髹碧繪之飾顯麗映射凡爲役幾

年而天順壬午春始以告成士民改觀子弟爲樂遊歲時釋奠與
月朔釋菜於孔子駿奔靈承愈益加至絃誦之聲久且希濶頓復
颯颯武悍屯營之士皆遣子就學以得爲幸宣與龜能使人如此
則其致郡之治也亦何有哉告成之歲昌以按察副使奉璽書提
學視郡邑學宮之規制其斥大無與陳比者則以問學正宋瑋瑋
且合其同官言宣與龜改作之意而乞書其事於石夫治郡者之
賢否學之興廢昌得廉察而有言又陳爲古聖神所治之地民濡
染其餘風流澤有足教者而宣與昌且嘗同年而升書亦何辭然
諾焉而未有以復居三年宣與龜當滿去昌不爲終一書之則何
以啟後之人而教陳之士民夫郡之治多不治於能而治於賢賢
書非不能亦能於其所當務而不能於其所不當務焉耳當務莫
先於興學而養士士服於教則民不令而自治此宣與龜所以爲

賢也陳之士民以其翕然服於宣與龜者而上念古聖神之餘風流澤有存而企勉之其不卓然而有振乎企勉莫先於敦德而務學務學則足以廣識敦德則足以成行識廣而後知檢行成而後能立民固不可以求備士游息講習於學宮之中以誦法孔子而秀出於民其不欲自異以求卓然而有振乎詩有云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此昌之所以深致教於陳之爲士者士能聽之將無負於宣與龜之興學而養士也宣與龜治績尤多不係於學不書其同官之嘗有力於是役則悉書於石之陰亦以啟夫代宣與龜之克繼云

修學碑

費宏

陳之學創於宋熙寧州守陳襄洪武三年詔天下設學養士當是時劉恭獻守陳乃即故址而修舉其廢墜焉嗣是屢壞屢葺而殿

堂齋廡以次告成葺之者在永樂中守爲曹鐸在景泰中守爲唐
銓爲萬宣在成化中守爲戴昕在弘治中守爲倪誥爲白思義迨
今踰二十年向之所葺復日就於頽壞矣嘉靖二年桐廬葉侯淳
奉命來領州事謁廟之始周回瞻顧仰而嘆曰政莫先於興學茲
可緩乎於是庀工從事先禮殿講堂各因其故而新之次兩廡三
齋次內外諸門次神庫神庖次習射之圃次學官之廨次諸生會
食之所藏修之舍次名宦鄉賢之祠皆更新而撤其故故尊經無
闕乃復創而爲之視其基則隘者拓而宏矣視其位則卑者尊而
崇矣視其材則腐者易而固矣視其規制則昔焉未備者而今蓋
罔缺矣其費多出經畫而取諸淫祀之毀者什一其力率以錢募
而借於農隙者不能十二三其月日則始於是年季夏之初而成
於季秋之終也予弟甯司訓於陳以書述侯意欲求予記既而掌

教郭君綱復具事之始末而來速焉陳廼義氏故都也其則圖書
卦以爲萬世斯文之鼻祖實於是乎在闕之所尊惟易易乃六經
之源非學者所當先治乎葉侯於是學飭壞取諸蠱去故取諸革
圖新取諸鼎易撓爲隆取諸大過可謂善於體易者矣雖然亦豈
徒飾美觀以追吏責而已耶蓋其教於是者必如蒙之養正以收
作聖之功學於是者必如兌之講習以求麗澤之益由是出而用
世者必如泰之拔茅茹以彙而皆爲君子之朋傾否亨屯觀人文
以資飾天下乃侯所以興學待士之本意也吾儒修己治人之道
俱在六經爲士者探討服行皆當於是乎致力予特以陳爲古聖
人作易之地故因學之成而輒及之陳士勗哉

增修卮臺改爲絕糧祠知德書院碑

撫憲譚 續

譚子纘以御史出按河南歷陳州時值春仲病作謝事天久旱二

麥不秀有地方憂雨餘病起喜且慰藩參許子憲副翟子樊子顧子憲僉初子請謁太昊廟拜厄臺觀子由亭出郭一里有監碑題曰吾夫子厄臺以夫子絕糧於陳也譚子曰厄無與於臺也臺以厄名無謂諸子曰然請更之譚子曰書在陳絕糧是謂實紀謁祠下有一聖十賢像淺且隘不能展禮譚子嘆曰祠若是尚不免於厄乎昔厄於食今則厄於居也計廣之取於州得美餘若干託之初子再新其門再大其宇環十賢像於左右如四科序題曰絕糧祠後屋數楹漸久於敝亦擴充之扁曰知德書院取州屬諸生中有美質者於此作養選教官中有學行者一員督之守州者月課季試用警勤惰諸生於此其亦知所省哉夫子在陳絕糧十賢同之子路慍見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噫不動者聖入也不爲所動者大賢也慍見者賢之次也固窮君子濫則小人也諸生

將學爲聖人耶爲大賢耶亦爲賢人君子耶小人則非所以望諸生矣慎勿曰聖賢則吾豈敢此非不足彼豈有餘知此則上往之志堅矣皆自學爲君子始噫豈只以勵諸生哉諸子曰請勒於石許子復禮直隸東安人翟子瓚山東昌邑人樊子繼祖山東鄆城人顧子粟直隸吳縣人初子杲湖廣潛江人續四川蓬溪人俱先後進士出身明嘉靖戊子三月

譙樓碑

州牧戴 昕

譙樓之設上懸鐘鼓而貯水於銅壺爲滴漏以陰陽者司之何哉蓋以歲有四時時有月日日有旦暮民之東作南譌西成朔易稽此以審早晚而寢興焉凡勤民事者胥於此乎重而必麗其規制嚴其禁令使司更漏者必分明其鐘鼓以爲斯民寢興作息之候也豈徒觀美而已哉陳爲中州要衝當許鄭汝潁之交而居民最

爲稠密洪武三年指揮陳亨慮民事作息早晚無所審定率衆鳩
工建譙樓於通衢南久而頽廢正統初指揮陳紀葺之積歲月風
雨漫漶傾圮復如故成化辛卯秋僉指揮事李峴山南西征歸願
曰茲樓爲吾陳之壯觀而益於民事者不少圯壞若是職斯土者
焉可如醉而莫究心耶慨然捐俸爲倡首而且質之予偕同知
王舉薦寶州判沙徵文獻管用廷器備揮使徐洪九疇陳捕良佐
其屬僚張岫等率以俸費之凡軍民旗士間慕義者皆有菽粟錢
帛之助乃命工庀財經始於癸巳之春三月越七弦晦而告成其
爲樓凡若干間間凡若干楹而其基又廣若干尺高若干丈也黝
堊丹漆俱以法所謂美哉輪焉美哉奐焉者也致仕揮使徐瑛廷
玉與山甫輩邀予及僚佐燕而落之但見夫銘山來青柳湖呈碧
黃河襟其南蔡河環其北麥隴桑村盤紆起伏雲林煙樹聯屬于

聖舉一州之勝項集於眺望間茲樓豈不爲陳之壯麗哉廷玉輩
咸曰樓之成惟艱切之就不易此吾山甫之偉績太守公知陳夙
夜寢興以勤民事亦不爲無補願有言記之予惟譙樓之設天下
皆然而惟勤事者注意焉陳之譙樓建於洪武初廢興無常則有
關於蒞官者之勤與否爾今海宇又甯豐穰屢紹陳之衛士韜戈
戢干無戎役之煩陳之民庶羸衣鼓食無饑寒之困而陳之譙樓
適盡極當治之時山甫值此時倡衆而爲之總其事而督成之宜
乎人皆趨事莫或告勞武夫征徒奮機而舞咸樂斯樓於成也樓
之制美不華樸不陋堅固完密而鐘鼓壺漏各處其所審早晚而
作息者於是乎定其候而不差矣山甫驍勇涉書史生平以忠義
誓心且勤民事無敢怠嘗從撫甯伯征荆襄及榆林堡每單騎入
賊營又嘗起店集穿義井開義學其嘉惠於陳者多矣茲樓允其

久且大者故特書記焉助成者名氏別勒於碑陰

重建包孝肅公廟碑

賈恪

成化改元之二年上海戴昕奉天子命作守於陳禁暴審刑罔敢
怠弛既又懼民之不見德也以禮款郡中先聖先賢廟祀如太昊
陵孔子厄臺蘇子由讀書亭包孝肅公祠顧瞻徘徊屋老莒荒喟
然嘆曰前賢功德名節百世之下所當報祠也吏奉弗虔何以存
而至於佛寺道觀反爲金碧交輝氓妖水魅遁以濡厲汚以佞隱
編氓苟禍福乞靈者比比皆是俗之不美刑之不清歲之不登良
有以夫退而惕然弗甯亟戒其僚佐同知王公舉判官沙公徵管
公用等曰崇明祀禮也黜非鬼義也某日度材某日鳩工某日撤
祀之非類者廼攻廼葺不二三年間煥然一新惟包公祠在永積
書中乃像公於正位訖工之日率僚吏三獻禮畢侯命倉副使

憶走書求記於予考之本傳包公名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天聖
五年進士天性峻嚴不苟合未嘗僞爲辭色人謂其笑比黃河清
無私書以干請故人親黨一皆絕之雖薦歷華要用度儉約如私
官時其平生夷險一節可見至於進益廷諍之語在剛肆直雖臨
鎖在前植若自守聞者爲其悚然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
羅剎老而仁廟樂聞直諫容納雅言無一毫芥蘊始卒聽用明良
相逢以成一時治化三代而下一人而已迨今四百餘年所在士
民聞其風猶知敬畏陳州公監糶之處除奸革弊民受其惠故其
祠立於倉中禮所宜也公之忠孝節槩備載國史奏議公之文章
自有家集于載而下有不可掩其濞祠非鬼之屏不屏祠堂之修
不修於公乎何損廼若辨禮息刑崇尚德化正民心而興民風如
戴侯者爲可書也刻之於石俾來者有所考焉

城隍廟碑

學正 楊廷寶 舉人

洪武即位之次年凡諸城隍廟祀悉與更始陳州城隍之神則封以靈佑侯爵自受封以來百有餘年爲民錫福儲祥禦災捍患感應捷於影響廟在州西洪武初知州劉恭獻創建既以歲久而廢宣德中知州李遂復建亦以年遠傾圮成化乙酉上海戴昕繇鄉貢進士來守是邦下車以故事謁神視廟傾廢若彼愀然不樂遂有改作意閱五年政通人和乃慨然嘆曰此正可以有爲日也爰始諏謀同知聞喜王舉判官招遠劉厚雖甯沙徵吏目將樂張詰相與捐俸乘時興造民之觀感者莫不歡忻富者輸以財貧者征以力卒致百役畢舉自正殿及兩廂以至日亭日門悉宏其制經始於成化庚寅正月越四月會欽差巡撫河南戶部左侍郎原公按部至奉上敕旨獎勸知州戴昕廉明仁恕奉公守法而廟適著

成愈謂宜記走郡人趙旻驄馬徵予文竊惟國以民爲本民視與
爲命神運其靈則不必高城深池而民皆安其生矣然欲避其
莫先於明善惡公予奪善惡不明予奪不公則民心怒民心怒則
怨氣生怨氣生則旱澇以之而相仍災沴以之而薦至其患有不
可勝言者善惡既明予奪既公則民心悅和氣生五氣順布百穀
用成其福有不可勝言者矣其所以培植邦本奠國家萬載之洪
業者實不在是哉若夫凡有功於是役者則悉書於石之陰
清

儒學明倫堂碑

兵憲
于朋舉

順治丙申歲清和月不佞奉簡書備兵太昊之墟每朔望謁奠先
師見碎瓦頽垣廟貌非故蓋自變亂以來兵燹流毒惟汴豫受之
最慘遂至講堂誦舍以及博士退食之所風雨剝其隅霜露降於

席博士師弟子鞠於草莽而不能時授受周覽其慨然動懷是
余責也夫乃進州守及廣文諸子矜相與謀曰國之榮昌在人才
人才育於學校爲國宣勞宜無怠於此者學校之不修有司者之
責也僉曰唯唯卒以帑藏匱絀人力奔疲爲辭且庇材鳩工荒瘠
之區未易卒辦不佞以觀成易慮始難築舍之議其何能就乃計
於歲俸之所入而悉出之其時文武僚屬暨學博紳衿靡不踴躍
輸贖以共襄此舉州守有營建責慨然引爲己任悉搆成材賦曰
舉事募力併作期月間缺者稍完傾者稍起圻壤者稍飾峻整輝
煌還舊規饒疊遺豆之屬亦稍稍修飾乃釋芹泮刑少牢落成於
明倫之堂而堂廡猶未建也尊經閣僅存遺址也二學博未有容
膝處然今日規模初建羣弟子僉屬不佞願有言以記其實弗能
辭夫學術者人材之所由成用心內外之判實人材盛衰之機孔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今時人士用心異於古耳其學固不異也世風日下士習日靡豈特用心之異而已耶或以詞章或以記誦或以書數或以權謀甚則竊佛老之似以亂周孔之真蓋併其所謂學者異矣如是欲人才之古若何可得哉此任世道之責者所以每爲之太息也古之學者將以明善復初以自治其身身修而國求之以爲用非以爲利祿謀也是故十五入大學四十始仕凡學之十五年前而用之二十五年之後當其用也專志於身心性命之間真能充其才以復其初故其事業光明僕偉有以參天地而贊化育譬之播種於夏而收穫於秋乃其必然之應無足異也後之君子其學既與古不同而所以責成於學者其功甚疎而其心甚急又非古人深造自得之意藉曰資質與古人同而所以從事於學者亦能與古人同乎然則後世人才之不

古若非其才之罪也我國家稽古建學凡所以教人者一惟古聖相傳周公孔子之道程周張朱之言朝夕誦法蓋其所望於天下後世之士意深遠已然則一洗俗學之陋更張而振作之非吾儕之責而誰也自此以往長斯土者願以古道相勗示人以實不以交率人以德不以法聖賢爲學之成法具存安知無豪傑振古之才復見於今日乎此亦區區之所望也今之丕新學宮豈特宮牆壯麗以博觀美已哉不佞當拭目以俟其後是役也費不及帑力不及民勤飭董作力贊於成則州守暨諸僚屬之力居多焉若果相繼修葺無使完者復缺起者復傾整飭者歸於圯墮且堂廡之遞建也尊經閣之復新也二學博之廣數椽爲退食也

是又望於後之君子

重修讀書臺碑

州牧方于光

讀書臺者宋蘇子子由教授陳州之所築也州環水而城之外皆

渟渚如湖而西北別有柳湖與諸水相回互尤湍淼爲巨觀湖中
高邱孤立蘇子築室其上呼之爲子由亭蘇湖亭者皆後人追慕
蘇子而稱之若築室之初則所題爲讀書臺者近是余嘗考其故
蹟柳湖舊名早湖自蘇子之來春水忽生長爲巨浸今臺之四垂
環俯清流煙雲日月態狀萬千與蘇子之澤俱永足爲千古美談
而蘇子之意不盡乎此也湖之旁故多柳湖以內多植荷花如所
稱長堤萬樹浮香十里者可以娛目可以賞心而蘇子之意不盡
乎此也蘇子既從張公安道游復得李簡夫爲友同時游覽之侶
皆名臣皆端士世共目爲君子足相引重而蘇子之意又不盡乎
此也聞諸蘇子之言曰朝廷方以徭役責成郡邑余獨以詩書諷
議其間唯兢兢然以脫於簡書爲幸然則蘇子之居是臺也其意
誠深遠矣夫蘇子以執政之怒出爲推官及其受張公之辟俯視

學博而甘之天下之人安得以一官寵辱之哉其爲學博也低頭經史不與世事且旁求乎道家養生之說跡其所爲似有得於若虛若谷之學者然則蘇子之居是臺也善讀書者又莫如蘇子矣嗚呼當蘇子之世豈無以讀書自命且以不讀書誚天下者然讀春秋則斥其腐讀周官則談用其法讀詩書則爲新說以感世法律滋繁奔走天下善讀書者不如是也而蘇子且閉門却掃蕭然絃誦之餘控廉逃名近於有道昔子瞻貽詩戒弟有勿爲刑名碌碌同生之語不可於斯臺得其遺意與余於簿書之暇時過柳湖目擊頽廢因重構之而識其歲月焉使後之登斯臺者論蘇子之世穆然想見蘇子之人不但以流連遺勝爲佳事也斯臺真足以不朽已

重建太昊陵碑

撫憲

張自德

余承簡命撫茲中土吏治民風兵刑錢穀諸大務莫不隨事旌心
講求至當而國家治理明備綱舉目張之日顧使兩河八郡間古
人盛蹟抱嘆兵燹遺墟往往因陋就簡可乎每於轍跡所涉歷耳
目所周知雅不欲以缺畧貽後人譏乙己春攬轡而東未至宛邱
十里許遙望圓阜矗起鬱鬱葱葱居州之乾地太昊伏羲氏之陵
在焉次晨盥沐畢肅容展拜陵高可十餘尋登陟四望東南距畫
卦臺數百武土人云白龜獻瑞地蓋亦得之傳聞云應門前沮洳
滄溟縈回如衣帶蔡水也陵四面產蓍草給卜筮家用開物成務
之聖人精神憑焉故兵劫河濤而如堂之幽室巋然無恙宜五帝
三王來尊崇不衰如一日歷代有大事輒遣卿寺巨寮祭告我世
祖章皇帝暨今皇帝凡兩崙大臣修祀事示鄭重也陵前有殿六
楹肖伏羲貌其中經始未詳所自蓋禮之以義起者惜置基窪下

絕少聯雲之勢歲久上風旁雨所剝蝕鳥鼠寢處丹青黝黯几筵
搖落蝸涎蛛網黏結戶牖悶徘徊瞻視良厪余懷爰進知州方于
光而謀之曰皇上敦崇祀典甚恭大聖人陵寢所在曾不得與化
人老子諸寺觀金碧沉檀莊嚴土木者同稱壯麗其奚以自解且
也蒼史六書素王五經爲性命文章淵敷無不權輿於一畫而乃
聊且從事又何以稱聖天子崇遣大臣之巨典耶况今民安物阜
日趨繁昌省會奧區城堞池隍樓觀解宇未嘗徵派絲粒迄得巍
煥一新以此知中原風物尚可鼓舞率作從善如流水也敬出俸
金倡首授以成式措梓材蓋鴛瓦煨石爲墜範土而塹之來百工
既廢稱事易陳而新施丹雘物色焉視舊行獻張樂地縱加三之
二橫加五之三閣深爽塏敵風雨去烏鼠庶於開天神聖興朝典
禮爲相稱而蒼松之偃蓋崇墉之復隍者又次第補植縮版焉可

謂聿觀厥成矣

刺史孫公創立義學義田碑記

吳景焯

甲寅秋陳刺史三韓孫公諱芳以卓異遷江南太守急之任余代
庖來陳見其庶政懋康百度釐飭區畫經紀尤堪垂久宜乎不三
年而秩再晉也臨行爲余執手囑其成厥志者唯義學義田一事
宛邱自兵興以來誦讀不無衰輟公下車集郡生於明倫堂課藝
而高下之月以爲常筆卷饌具悉出廉俸繼立義學數處備束脩
延師儒以教國之貧無資者於論鼓鐘蒸我髦士不期月而宛邱
絃歌比鄒魯云公又慮興廢隨人後無以繼乃商之郡齋長陳思
濟張象偉二生捐俸置義田八處更慮耕種無資復輸銀置牛種
農器罔不備隨延義師七人各授一處莊田牛種以作束脩之資
得廣教育永著教思其人並莊田等聽其隨年更張其所創可干

年不弊此良刺史特立之曠典實陳郡不朽之盛事也余心儀公之善政善教恐法久弊滋人違事廢於是請詳本府太守黃公批興立義學千古美事應以勒石垂久以志永思余復命董事者陳思濟張象偉構石鐫之孫刺史之澤當與宛水俱長矣

潔已鄉與言書院碑

前人

潔已鄉即古之互鄉鄉之人諱其字爲古庸非也明季崇禎九年束鹿張公兵備睢陳憫其土瘠民悍擇官宋景運督理於集所創建書院顏曰與言立東西兩社延名師集鄉之子弟而董率之更其鄉曰潔已蓋祖宣聖教童子之教以教之也復置學田歲入其租以供費朔望鳴鐸月終會文頑者廉之椎魯者詩書潤澤之駸駸乎風俗不變至今永賴云公諱鵬翀號襟溟天啟壬戌進士刺史沈君諱萬春字某勸費經營多著成績刻有與言書院文集行

世

重修絃歌臺碑

州牧 蕭國弼

絃歌臺者孔子厄陳絃歌之臺也春秋時楚昭聘孔子至陳有絕糧之厄孔子與諸賢七日間絃歌雍容雖有虎兕曠野之喻而天懷落落淡如也陳人思聖人而不得見乃廟之像之並諸賢而塑之亦高山仰止之心耳前副使徐公易厄臺而名以絃歌是深知聖人之身雖厄而聖人之心不得而厄也余庚申自鎮平膺簡命吏陳見殿宇摧折陞垣頽圯遂與廣文徐子徘徊籌畫極欲修葺奈陳當水旱之餘百姓饑困田廬荒蕪乃宵衣旰食百方拯濟歷兩歲之憂勤甫登一日之盈甯余于是捐貲于辛酉之夏既先修其牆垣于壬戌之春復重新其殿宇廣文徐子同心協力率庠生陳思濟等鳩工督理其郡中紳士各隨其量以助焉數閱月而告

竣凡向之傲瓦朽棟今悉爲堂構之焜煌向之蓬苑草砌今悉爲
宮牆之燦爛訪得學行兼優之儒誦讀其中收陳之子弟而教誨
之俾聖人絃歌之風再振于昭代豈必鄒魯任庸乃可裁成也哉

增修陵廟圍牆碑

熊一瀟

我皇上御極三十有五年治化久洽湛恩汪濊文德武功之隆於
鑠萬古猶孜孜勤求民瘼精禋昭格以永奠無疆樂利之休孟春
之吉上御保和殿親攜祝簡頒香幣面遣在廷九列諸臣致祭河
嶽鎮瀆歷代帝王陵寢一瀟躬逢盛舉奉命中州首詣太昊伏羲
氏陵前宣颺聖意蓋尤爲鍾典云於是偕陪祭衛輝知府胡慰先
暨守土陳州知州張喆率文武僚屬齋戒竭誠邊豆駿奔罔有不
恪是日也天朗風和川原葱鬱之氣浮於城邑蓋恍然神遊上古
皇王之宇宙焉一瀟不禁穆然而有會也皇王繼天立極敷億兆

年之文治道統之傳同揆古今是宜恭繕宸翰勒之貞珉以垂不朽永永無極至祝事既成徘徊殿宇輝煌金碧其外見磚城環抱其東西則石坊鼎峙規制宏敞望而肅然詢之同事咸謂舊城悉皆土垣傾圯已久即道之東西悉泥土平衍過之者不知此爲陵廟今磚城六百餘丈高九尺飾以丹雘堅築基址務極經久闢南之東西各建新坊以壯巍煥皆守臣喆營度捐倡與紳士蘇應元高維嶽協力匡勦以成之也方厥功告成之日欣逢帝命式臨之時運會相值有如此也夫能敬事神明者必能和其人民今守臣喆能仰體聖朝崇祀之意其敷政治民必其懷保安戢於無窮也是又不可不附書以昭勸夫後此者

重建絃歌臺碑

州牧 顧 珽

珽守陳之明年遇總憲揆公有重修絃歌臺之役竊幸躬逢盛舉

與邑人士樂觀其成也越二年而竣事殿宇之崇闕廊廡之修整
皆殊舊觀其俎豆籩筐饗爵之數夙昔所未備者罔不具焉百年
之廢一朝而舉而恢鴻鉅麗過之具足以快一時之觀瞻者何如
也落成日公爲文以志其緣起而曰聖跡所留不得聽其終廢夫
公未嘗官此土游此地親見夫宮牆之蕪沒廟貌之傾圮也一聞
其狀卽捐貲以圖修復有須臾不及待之慮何哉夫志其間名其
鄉世於賢人君子尚有希慕之至而欲其流傳者况聖人之游處
乎况公之夙志乎聖人之道者乎宜其不能聽斯臺之終廢也蓋
今道術昭明文教聿昌翠華巡幸所至聖賢遺跡皆令修舉宸章
之錫昭若雲漢一時賢公卿莫不仰承德意故斯臺亦待公而新
也於戲事不誠有時歟臺之有祠昉於明之中葉然皆草創之爲
不數年而輒事修葺故不能久也若茲之良材堅甃周以石柱可

人不廢其所以安先聖之靈者既孔固矣至若藏書有閣講藝有
堂栖士有舍俾向學者得以游息茲誦其中則公之陶成此邦之
人士者亦未有艾也班愧不能盡守土之職樂公此舉之爲盛事
故謹爲記以附於後云

重建太昊伏羲氏陵廟大殿碑

鹿祐

史稱太皞伏羲氏以木德王都於宛邱當洪荒之時諸法皆其創
始作甲歷制嫁娶正姓氏教佃漁養牲畜爲琴瑟後世利賴無窮
焉至於肇一畫而成易卦造六書以代結繩使天下之人得以知
其吉凶明其政事而造化顯蒙之氣於此闢開物成務之學於此
興尤爲萬古文字之祖故易傳云包犧氏仰觀於天俯察於地近
取諸身遠取諸物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周禮保
民之職養國子以道猶必教之六書是帝經世之大法誠與乾坤

同運日月齊明矣豫土開封郡屬之陳州即梓慎所謂太皞之墟也城北三里許帝陵實在焉然隋以前未知崇奉迄唐貞觀間乃禁民芻牧周顯德初勅官吏禁樵采耕犁宋建隆庚申置守陵戶乾德癸亥詔有司享祀牲用太牢迨丙寅而廟庭始創政和而上修葺時聞漸增華飾自入勝國或建或修皆有碑記可考及流寇之變而陵廟蕩然本朝以來欽崇先代帝王凡陵寢所在咸命守土者不時葺治每遇慶典輒遣廷臣祭告禮甚盛也今我皇上聰明睿知重道崇儒紹古帝之心源啟文明之景運故於繼天立極之聖尤爲拳拳康熙壬辰春正月祝融肆虐廟之正殿偶災祐適撫是邦敢弗仰體九重尊奉之至意亟爲新其廟貌耶謹集議公捐重建委開封府丞吳元錦董其役於是鳩工庀材加以塗墍丹雘不費帑不勞民自經始以迄落成僅四閱月而竹苞松茂之固

翬飛鳥革之華舊觀爲之頓復云然稽歷代聖帝明王獲邀後世之祀典則有之矣從未有遠近士民欽仰歡趨焚香祭禱如斯廟之盛者豈非以畫卦造書更出諸法之上而氓庶報本反始不期其然而然者哉抑聞之聖人幽贊神明而蓍草生古來陵墓生蓍者惟孔林與此一則開羣聖之始一則集羣聖之成故地靈特鍾久而益茂非人力所能爲也則繼茲以往陵之巍峩廟之輪煥知與宇宙並存將來嗣而尊之者必有同志無待祐之過計已於其工之告竣敬爲記而勒之石

重修鄉賢祠碑

州牧
林鴻暹

鄉賢之說即古所謂鄉先生其有祠也即古所謂沒而可祭於社者歟而與名宦祠並列學宮配享貳祭則昉於前明洪武之三年迨世宗時更定祀典復申行之誠重之也陳爲州故胡公受封地

雖無名山大川鍾靈毓秀然其鄉之賢代不乏人即聖門七十子中陳有五賢焉可概見矣間嘗按其祀舊祀逢滑洩冶等十有一人增祀賈獲世碩等二十有五入自周迄今幾千百年而合之僅得三十六人苟非行誼卓卓畧無可議者豈容輕厠其間哉且亦有賢名彪炳史册仍不列於祠內者如聖門五賢止登世碩一人顓孫師巫馬施公良孺及陳亢等皆不與非畧之也蓋此四賢已配享孔子廟庭無煩載及若世碩雖爲聖門高賢所著世子二十一篇顧僅載於王充之論衡宋時失於追封明時未及從祀其別祀於鄉賢祠也誠不容已也噫以世碩之賢而祀典猶或遺忘有待於增而祀之則其後之賢無愧於古而可祭者又烏容聽其泯沒不令附祀於前賢後也茲有孝廉高君諱維嶽字駿生曾爲廣東瓊州之臨高令多善政有仁聲其生平大節均可追配古人故

州人共舉以爲鄉之賢宜配食於祠其後人高驎等因加修葺而祠內賢裔齊謀等又樂爲之助且併名宦祠亦爲聿新是可志也於是乎書

重修名宦祠碑

前人

康熙戊戌歲秋七月陳州士人共舉原任廣東瓊州府臨高縣令高維嶽爲鄉之賢增祀祠內其後人高驎等與祠內賢裔齊謀等共捐貲重加修葺并以其餘增修名宦之祠於其左屹然兩祠並巍煥於州學之東西隅焉考名宦之在州者莫盛於陳自漢至今共計七十有九人之中如漢之申屠嘉汲黯岑彭唐之李邕趙攀趙羽宋之張詠狄青晏殊包拯范仲淹范純仁蘇轍等非徒名在一州一時亦且震四海垂百世莫不聞而興起也嗚呼何其盛哉且按陳之舊祠有以名宦而混鄉賢者矣如司城貞子本宋大夫

後爲陳侯周臣其爲名宦而非鄉賢也明甚乃當時弗深考歷久仍誤直至萬歷時州牧王堯封始爲訂定而別祀焉是七十九人之外又增一人矣甚矣名宦之盛莫過於陳也顧其祠之壞而葺葺而復壞也數矣今高驛等因其先人增祀於鄉賢也乃葺鄉賢之祠以崇之又因其鄉賢之並祠於名宦也而又葺名宦之祠以配之其志誠可嘉而其功不可沒也故樂爲記而凡助之者亦書名於後俱壽諸石俾後世知所法云

廣濟堂碑記

制憲 王士俊

陳州古宛邱地帝舜之後封國也昔者帝舜佐堯史稱存鰥寡振荒札鰥寡荒札之名始見於此前未有也故日月光華至舜而無一夫失所者矣豈忍令其所封之國有鰥寡而不之憫有荒札而不之救乎我皇上如天好生賢於堯舜一民饑曰我饑之一民寒

曰我寒之此唐虞不賞而勸不怒而治之心法也雍正癸丑冬余督率河東兩疆力行足民之政其大者在墾田而無告窮民衰蔭殘廢不能受田者各設廣濟院以補養濟院之所不逮至甲寅春夏之交漸次就理而陳州牧乃以廣濟堂本年五月竣工告噫其始勤於民事者歟今夫陳州之去省會也凡三百餘里實爲全豫之間域而土衍地沃萬寶滋吐潁汝交流舟車衝會民之資其生而樂其業者固熙熙而穰穰然豈無饑烏啼夜寒烏號冬以錯出其間者不悉爲之謀甚非所以敬承聖天子湛恩汪濊衣之食之至意也况余近以改升郡治請現俟部檄豈非建置一新吏治民風蒸蒸日上之會哉乃今觀牧所部署頗具條理屋以間計凡三十園外析內費銀一百一十六兩零預其中者日給米一升錢四文不能炊者以力代之予直若都養焉費從何出則許家莊常稔

田三十三畝七分七釐價銀一百六十五兩築屋買田之費又何從出則得之紳士捐者八十四人業餘捐者一人質庫捐者二十六人共銀四百三十一兩有奇捐地基者監生一人凡一分五釐又守土之司自捐養廉者州牧四十兩州判官二十兩吏目十二兩凡所捐入於廣濟院有贏則仍以資窮黎繼田及療病院所需焉其廣濟院不足則再爲籌畫經久之策焉茲則草創之初爰爲彼此通融者如此蓋實貧民之慶亦由俗多好義所以事之成者速而功之被者廣矣嗚呼雅之詩曰哿以富人哀此惻獨匪羨富人也正嘆富人之不能哀此惻獨也又陳風之首章曰子之蕩兮宛邱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夫無冬無夏日蕩宛邱非富者其能之乎有情無望則貧民之失所瞻依可知耳何陳州之俗昔之富者多澆薄而今之富者多醇龐耶豈虞舜之流風餘韻且久

而愈彰也抑豈沐浴於昌期而歌咏於聖澤者深耶且陳州非特
虞舜之所嗣封而又神農氏之所建都也神農初都于陳後遷
曲阜則耒耜之教必于陳州始開墾一舉尤爲親切將見日闢日廣
土不曠民無遊而遺秉滯穗伊寡婦之利廣濟堂中歌含哺而吟
鼓腹矣他日軒輶探風問俗輯爲成書將見以陳風繼康衢之頌
豈特擊鼓擊缶值羽值翻徒爲觀樂公子所竊嘆哉余故喜而爲
之記且俾壽諸石焉時陳州牧爲黃起盛正紅旗人判爲胡時壯
滄州人吏目爲郝永基吳縣人樂捐紳士商民等其自現任郡守
朱君鴻緒高君培以下姓名應悉列碑陰以示風勸焉

重修學署碑

郡憲 金山

古者有庠序學校之名而一歸於學顧由漢以來惟大學耳唐有
天下始詔諸道州縣並置學至宋景德中藩鎮立學寶元中大郡

立學慶歷中諸路州無不立學然猶曰州士滿百人乃得立焉故
其間興廢不一及明洪武中既建國子監今天下府州縣皆立學
用是三百年來號稱極盛我朝鼎興尊崇先聖視前代有加今上
御極之二年於京師國學大成殿更易黃瓦規制一如闕廷禮禁
隆矣余竊謂鄉學之設原與國學相表裏國學之中備法駕親臨
袒割行饗射禮聚諸生圓橋問道示之於古文之盛而鄉學之中
亦當新爨舍潔庭宇修飭車服禮器陳鐘鼓管絃于前俾文學之
士得以考課肄業而顧任宮牆之圯聽梁木之壞一如秦人視越
人之肥瘠也其可乎陳於昔治爲州雍正十有二年始改郡余方
量移二千石來守是邦既視事即舉行釋采禮禮畢周視殿廡半
皆頽落亟進兩博詢其闕狀胥曰前守黃公議撤舊而更新之邑
子衿各捐助有善意顧工鉅費縮不克勝任幸公之來庶藉手以

告厥成余曰學宮之新非第神有所依而已宋李觀不言之乎大
懼人材放失而儒學濶疎也余承乏守土敢不率先爲倡爰助銀
庀材而淮令潘君廷偉亦踵捐於後諸紳士復相勸勉計聚錢幾
千緡興修有日矣會潘令以事罷去署篆者爲許昌別駕程公公
益傾橐金以伙丕建始克竣事仆者起斷者續剝蝕者以新煥乎
屹若較昔增崇經始於丙辰之春落成于丁巳之夏凡閱歲餘云
工竣諸君因前請于余曰廟之興既惠徼令一言茲可無一言以
垂不朽余退謝曰是役也匪余一言是私繫天子明命是奉臺使
者德意是承而二三子實並圖利之今者我皇上升中禮成慶施
中外廣士額以登人材而吾陳適會文廟修復之初是先聖之大
啟佑也多士其交勉之雖然李觀之訓袁士又曰爾由庠序踐古
人之跡則談禮樂以陶吾民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墨以

微利達當亦二三子之羞觀之言切而有本余尤願諸生之勉之
因書此以泐諸石他若某某董事之勤與捐費之功均不可沒並
得鐫姓名於碑之陰

重修大王廟碑

段丕承

宛邱城右舊有大王廟涉三區垣蔽圯盡神像黝污蓋不知幾歷
年矣乙酉歲北平姚君名承祚豫章李君名應元於瞻拜時擊而
愴然爰謀之諸同人曰吾與若重荷神休覩廟貌之傾敗而不能
葺於心能勿惕顧昔制湫隘而今猶故址之襲恐非爰神居肅觀
瞻意舍其舊而新是圖惟諸君協僉曰諾乃鳩工庀材爲大殿三
間東西耳齋房各三間兩序稱中樹木爲屏門狀其東三間祀馬
神西三間祀財神當午爲門迤上連袂爲歌舞臺廊宇雄麗丹碧
輝燦約其費可數千金丁亥菊月工將竣屬予序貞珉予因獲陪

登禮遍覽佳勝如入閭闔煌煌乎龍鱗雉尾之絢綵如臨蓬瀛
晶乎珠宮貝闕之駭目美哉輪奐茂以加矣乃再拜而爲言曰盛
衰者數興廢者時當其衰也神無能爲由廢而興畸人任之挺然
獨荷不問其貲準以矩度運以巧思鏤刻盡制塗墍精宜雲蒸霞
抹烏革翬飛吁茲豐偉功將安歸信非人力莫振顛躋乃覩厥顯
未測其微廬南燕北胡聚而比歲遠湮久胡瞻而謫不誘其中亦
莫與齊孰主宰是實神之威藐予小子珥管紀徽於爍哉役不愧
作碑一言既賦銘以碎辭銘曰巍巍煥煥者神之宮耶肅肅穆穆
者神之貌耶浩浩蕩蕩者神之德耶惟神有赫罔敢弗承維天子
有道斯莫不效靈

左村坡趙黃溝碑記

郡憲 崔應階

郡南四十五里淮頂接境有地曰左村坡勢居窪下每苦積潦坡

東南濱臨沙河跨堤有橋一上下甃以石名黃家橋橋外數十武始達河流有溝一上接橋孔相傳曰趙黃溝始建不知所自蓋亦前人爲洩坡水設也歷年久遠溝已淤塞項人張丕緒者恐堤薄不足以禦泛濫請於縣加築土堤橋上橋亦從此湮沒乾隆四年夏秋苦雨左村坡等十九村庄盡成巨浸項邑錢令過此憫其昏墊積父老謀疏洩計此溝始復一開於時值秋汎坡水未洩而河流復漲村民不知捍禦悉皆引去幾有潰堤之勢賴下游居民拚築始無他虞自此不復議開乾隆六年余來守宛秋又苦潦淮民楊士俊項民童希聖等復議開此溝而項人張丕緒等堅執不可遂具牒訴府訴道轉飭淮項二令會勘因有前車之鑒亦以不開上請噫河堤固屬要防而沉金可不計慮乎余因親往勘視遂令鑿堤露橋甚堅而溝去河亦遠若令啟閉以時固無礙也乃請

於道期過秋泚委員開放水澗即築實以堅河防約四十日地乃
涸出農功無悞本年夏秋兩泚竟於河堤弗害故知前此之疎虞
良由啟閉失時若竟歸咎此溝何異刻舟膠柱自今以往雨暘時
若設有不齊當請命於官以時啟閉切勿專擅資人口實庶金堤
永固而積潦可除茲重爾士民請爰敘數語以勒貞珉云

真武廟碑

書院姚之琅黃陂
掌教

真武廟者故宋狄武襄公梳洗臺也易而爲廟不知所自始余觀
名山勝地高賢奇傑之遺蹟亦莫不有梵宇珠宮瓊樓貝闕以焜
煌照耀於其間迨其既久則賢傑之蹟有時反爲所掩雖好古之
士溯厥源始易以名額而田夫野老牧童樵叟自是所習見習聞
輒不崇朝而返其舊陳郡有二焉其一司城貞子閣今爲三元廟
一即真武廟當事者嘗欲易之卒不能變豈非君子之澤有時而

斬而二教之信奉喜捨者衆歟抑上人羽士所以崇飾其觀寺者奔走勤苦相續不絕而名人碩士聆其宗旨又往往羽翼而左右之耶廟之修自故明嘉靖時指揮徐君洪余門人徐生廷璘之九世祖也與其弟鳳陽司馬注始爲之碧甍百檻列植佳卉輝麗掩映遂成巨觀萬歷間左都督徐時中又修葺之明季殘廢本朝徐氏有時魁者爲之重構而廷璘祖諱之棟建老君閣於左康熙丁酉廷璘父諱伯子復建觀音堂於後門樓屏壁皆聿新焉乾隆丁卯圯于水廷璘益大修之太守馮公都闔趙公邑侯單公既爲捐俸而邑之紳士孫酉孟調等亦皆欽焉既成請余文以記徐生非特致力於神也蓋謂一邑之勝蹟而先世功力所萃欲復舊觀故敘其意如此雖然余於此事更有感焉武襄在密院時避水居相國寺爲言者所論以使相出判陳州卒遂葬焉嗟夫習俗所囿賢

者不免宋承五季之弊忌將帥而抑武臣如王德用狄武襄一登
樞密府則羣起而彈之雖賢如孔道輔歐陽修亦皆撫拾流言疑
似影射必去而後已夫德用固未嘗履行陣即武襄亦非遂有益
世不賞之功在危疑之地而宋之樞密又非真有威權跋扈尾大
不掉之勢也國家累世治安根深蒂固而謂獨立之武臣遽思篡
奪革易非望難成之事此情理所必不然者矣蓋亦臺諫侍從視
將帥如異類若曰此不足輕重不甚愛惜之物不幸爲浮論指目
斥去之斯已耳嗚呼不得軍情豈能制勝得軍情即疑而逐之一
旦契丹西夏言語稍悖則方其一馬未出一鏃未施而廟堂之上
當軸任事之臣固已狼顧鼠伏恆懍惶惑而不禁甚至章句之徒
如趙括稍讀父書者則又支離攘臂指畫形勢牽制戎臣爲論其
美及不幸試之於事則舉朝廷之勁兵猛將與無罪之士民悉送

諸敵人鋒刃擒馘之下而敵曾不以爲德豈不痛哉明自申葉與
宋室苦合符契而徐氏子孫獨以忠勇與明代相終始卒受其難
其視宋之武襄得無有異世而同感者乎聞廟之初修祀武襄於
別殿毋亦懼後人之不能繼故托神聖靈赫之餘以同垂於不朽
而豈謂修廟者顧獨置武襄於不論耶德用亦嘗知陳州舊志遺
之編輯郡乘始補焉而武襄之載在名宦列諸秩祀者亦復如是
余故爲之說倘聞言者感於心仍奉武襄於廟中而永遠無替也
豈獨一邑勝蹟之不朽已哉

大王廟贍田碑

蔡露雨

宛邱城西聿新大王廟者北平姚君豫章李君之所爲也兩君經
世才猷市隱豐權廢興墜舉和悅神人可爲有志者矣日者廟告
工竣美騰疇昔其有財貨之經費植役之營謀鄴令段公碑誌

不復再贅獨是兩君以廟貌重新香花不可缺間設住持勤事於中而苦資贍之莫豫乃於廟左右實田以贍又懼戾葺無支更置田莊以備損敗事緒成端動侵沒將來之恐丐余爲文以堵未患盛矣哉兩君之謀遠慮周也予雖無文忍不爲之作記吾家議郎公釋誨篇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以人守位以財聚人尚書曰公池上篇曰無粟不能守也以二公之言徵之無粟無財何能永其廟貌而聚守修持有不鞠爲茂草而蕩踐烟塵者乎况河水萬里洪流汎濫南北非賴神功人吏其何以能安席而兩君崇敬慮遠不亦宜乎按河渠志河水出西蕃之朶甘思流繞三千里而至崑崙大禹導源合蒲類赤寶諸水折而東注逕西域十餘數區由蘭州至於中國鑿呂梁闢砥柱抵潼關出三門達孟津過滑臺臨大伾至鉅鹿之野由大陸疏九河而放之海此大禹之舊蹟也漢以後

濟陽縣志 卷之十八
河勢南徙歷晉唐宋或南或北遷徙無定元世祖建都幽燕轉東
南之粟以贍京師漕渠屢受河潰行海運者廿餘載風濤險暴贍
粟缺乏用韓仲暉謀河導流南而漕渠無害贍粟免缺乏憂矣前
明皇朝因之莫廢嗚呼予既疏其河原矣乃欽大禹之奇功竊識
神明之陰相蓋爲表而出之以起僉人敬畏之心昔大禹疏河孟
津觀於中流見長人白面魚身出於河曰吾河靈也投禹河圖而
返於淵河始定於北流矣又於弘治初河決金龍口衝溢張秋漕
放無忌神乃烜赫威靈顯神功於白日挽狂瀾之既逝回雄濤於
淮渠而民社賴以甯息由是觀之而神功豈可泯沒哉兩君敬事
神明爲庶兆造無疆之福厥功匪細安可不爲之記乎其贍田用
四至向背例得并書開明於左

濟蔡河碑記

書院于大猷
江南
掌教人

蔡河發源於城北李家窪太昊陵前逕九里溝黃岡鋪買臣集磨
堆屯諸村至忠心集始分爲二枝一由朱家橋至魯臺集入沈丘
界之董家橋北又二十九里入大沙河口謂之東蔡河一由馮唐
集經李家橋至北展家口入沈邱界之五里屯又經項城竇家寨
入沈丘界四里餘南入大沙河口謂之西蔡河淮沈二邑濱河民
田溝渠諸水悉由蔡河以達沙河河身淤塞日高且有沙灘之阻
不能引諸渠之水以歸沙河於是漫溢橫流二邑濱河之田皆巨
浸民之困於水者非一日矣大中丞鄂公按行各屬講求水利而
於陳州尤加意焉藩憲富公道憲張公亦孜孜以是爲急務奉中
丞之令轉飭署郡篆劉公河廳張公估計挑濬蔡河寬深丈尺土
方之數時方議濬以工程浩大尚未舉行淮甯吳公復委署汲篆
公事旁午勢難兼顧維時謙齋高公守是邦

公諱士鎮奉
天正白旗人

委縣丞

楊君承烈典史汪君彥文等督率疏濬高公親歷河干凡應濬機
宜詳加指示更延致紳士以董其役工將半而吳公旋任

公諱落江蘇陽湖人

復行督率焉沈巨之濬蔡河也邑侯仇公

公諱元基直隸雄縣人

亦恪遵高

公指畫告之紳士里民疏濬如法於是淮甯東蔡河自上帝廟後
橋口起至左杜村接沈巨界長二萬四千三百零九丈河面濬寬
六丈底寬三丈深二尺至三尺不等撥夫五千二百三十名共挑
土方九萬零三百有奇沈巨東蔡河自董家橋北起至大沙河口
長二十九里河面濬寬六丈底寬三丈深五尺撥夫四千二百九
十名共挑土方十萬一千有奇淮甯西蔡河自忠心集分枝起至
北展家口接沈巨界長八千九百四十丈河面濬寬四丈底寬二
丈深三尺撥夫八百九十三名共挑土方五萬三千六百有奇沈
巨西蔡河自五里屯北起中隔項城竇家寨項城王公

公諱道縣湖北江夏人

如式疏濬屬沈巨者計五段約長四里餘河面濬寬四丈底寬二丈深五尺撥夫八百名共挑土方一萬有奇陳州積水固由蔡河淤塞其最阻水者則有沈巨潭窩口之沙礮灘沙礮平衍北勢獨高如六七尺屏障溝渠匯流至此輒壅遏不前水之不能入蔡以達沙河實由於此高公親度河形高下指沙礮灘爲阻水之處特令平之以洩水而礮礮堅勁人力難施歷代修治河渠無議及者當議鑿時仇公亦爲色沮高公毅然而行務在必去特選紳士郭建極以督之並詳指疏鑿法公復念青黃不接沈民粒食維艱詳請常平倉麥每夫各借三斗免其加息以資力作民皆踴躍赴工具畚鍤施鋤纒開至二尺以下皆版礮乃或鑿或槌破堅而入復開深四尺五寸共開六尺五寸長二百五十丈沙灘障礙一旦豁然而平是役也乾隆十六年二月興工四月告竣閏五月水暴發

砂礮無阻河流宣暢淮沈附近蔡河溝渠之水建瓴而下悉由蔡河以達沙河田無澮水收穫倍之兩邑紳士里民指蔡水而祝之曰高公惠我澤及無窮余聞之進而叩之高公公曰予奉宣臺憲之德意嘉與民情之踴躍且諸邑長亦與有勞焉何以德爲雖然順水之性去其阻抗因民之利樂於從公秉筆者詳其成式以垂於後俾後之君子踵起而增行之陳民可以永賴爲民計久遠者其在斯乎余佩高公之言退而爲之記

重建府城碑

邑令汪圻

陳州府城延袤九里十三步高二丈四尺自雍正八年修葺後旋經水患乾隆九年坍塌六十七段十一年復坍塌七十四段十四年裂者又坍塌十四段二十二年被水全城皆坍塌二十四年秋余調茲土不惟墉堞俱無即四面土牛亦多踐踏成平路矣二十六年

夏余鷹計典入都至秋黃水泛溢繞浸浹迨余秋杪旋署四圍
圯毀荒穢不勝蒿目是役誠不可緩然當哀鴻嗷嗷未能還定安
集無暇及之嗣於勘災之餘遂思以工代振之例爲成城計申於
上得所請二十七年正月振事畢二月興工建窑五十一座集匠
夫二千七百餘人設廠四處爲匠夫食宿所凡赴工者按例給與
工資而不除其食宿之費以故遠近災黎爭先攻事樓臺雉堞跋
翼羣飛登樓瞻眺更繞霧列星馳之概四閱月而工告成殆所謂
不日成之者非歟且余更有愜心者淮俗畜牛惟有餘之家如常
飼養其貧情者交冬芻牧較難輒付諸屠迨東作一興牛價涌貴
罔悔厥初土多荒落去秋黃水漂溢稽草尤稀力能牧養者十無
三四私宰充斥街市一經禁遏而牛竟多餓斃余躊躇輾轉因思
成城轉運物料必需牛力爰下令民間凡有牛不能飼養者悉照

時價估值給之共購養千有餘頭以供輓輸計所費畜牧之資不
過二千餘金而浹冬運料脚力亦足以償其值運料甫竣適農家
需牛仍照時價聽民具領一轉移間濟公功全物命資耕作一事
而三善具備蓋遠近莫不云然也是役也通費白金五萬三千六
百有奇而奏報僅三萬七千有零且留什一以備核減其實領項
三萬四千餘耳余伏思躬膺民社幸際昌期而淮南爲中州上游
觀瞻所係捍衛所資雖經費大有不貲亦不敢以難役爲諉俾後
之賄斯城者曰壯哉金湯蓋某某之所築或得藉傳不朽云爾

署前官房碑記

前人

淮邑書院義田六頃六十七畝零始定歲稞百兩計每畝僅一錢
五分嗣有因書院膏火不敷以此田願稞者多不計肥磽悉倍徵
之每歲定稞額一百九十四兩六錢由是而稞種日稀然邇東明

化舖迤南魯臺集兩處猶屬可爲惟迤北鞍子嶺一帶稞戶常虛
輾轉招致一納稞銀退不旋踵更招更避畏如蛇虎余初甚怪之
及察其實則地悉荒蕪稞皆賠納胥役藉此縱操紛糾案牘余悚
然曰弊至此乎籌欲去之久久未果壬午秋會余擢守延安之報
至躑躅計之殆不可緩爰出示曉諭鞍嶺鄉地及各稞戶人等令
有願買此田以自墾者售之示甫出而售者沓來蓋附近居民樂
免追呼得自墾種也計該處地一頃七十畝得價二百二十三兩
余復捐費三百二十兩零共成五百之數卽以之建造市房五十
間於署前舊廣濟堂空基爲官銀匠賃居每間歲三兩扣修理房
屋銀外合計歲得百四十兩以五十二兩抵原額外尙餘八十兩
有奇復以四十兩移學立案津貼司事禮生份生其四十兩則分
給四門門軍作爲工食之用其餘東南二地方尙有四頃九十七

畝三分願買願稷悉聽之民惟期於民無累而已要之官田可造市房則不荒也况有扣除修理之費時加補葺其垂諸永遠庶幾經久無弊歟是爲記

移建廣濟堂

前人

舊署圯毀新署方成廣濟堂適當新署之衝非體也且頽然數椽不敷勞民棲止爰擇舊署廢基高阜處于茅索綯構成三十間並東門內舊堂亦重葺之始符交册所載廣濟堂二處房屋七十一間之數向之缺少者今則補足矣向之頽敗者今則一新矣是役費三百六十金悉出已囊不忍以養民者厲民也

重修學署碑

郡憲 陶萬達

國家久安長治之道莫重於興學學必有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者固非媿宮室競爽塏壯麗之謂其謂人知敬學則放心易收而

德業可成也然使少舍宇以避燥濕寒暑欠伸則屋打頭吹帷而
雨注面如蘇子瞻所謂則無以聳觀聽而嚴考課且體統不肅亦
非盛世之隆規也陳州自陞府後附郭設淮甯縣增置官師而黌
宮仍統於一府縣學博皆於講堂左右聚處而隅分焉余以癸卯
秋來守茲土下車三日行釋菜禮畢徘徊瞻顧見廟貌輝煌而講
堂前後學官之廡在頽垣壞瓦榛莽穢荒中兩訓導皆僦居民舍
因歎息久之慨然以修葺爲己任而淮令代遷不常未暇舉行甲
辰仲夏北平陰君珪署篆淮邑威行愛立甚得士民心余亟令協
同教授王訓導賀淮甯教諭趙訓導高聚紳士而諮謀焉捐廉倡
先諸紳士皆踴躍樂輸遂庀材鳩工刻期舉事自儀門堂階以及
庖廡之所賓客之位凡因之工三拓之工七向所缺者無不畢具
材市以價工雇以值與不中飽民不知役經始於八月初旬訖十

月而落成則又恐其久而無繼也因批詳立案將河房稞租餘銀肆拾肆兩每年移送儒學爲修葺房屋之資甫竣事而陰君已調安陽梁君元瑾蒞任又踵事而增美焉余復慮歲修之工贏費絀再與捐俸置產歲出租銀拾陸兩總計得六十金垂諸永久學博等率諸生請序於余余曰是舉也繫豈爲寒甍樹德良爲郡人士計深遠也夫人材之盛衰視學校之興廢今聖天子禮樂修明人文蔚發陳郡乃羲農遺址宣聖過化之地固豫東南一大都會也鍾靈毓秀甲於他境而璞抱荆山珠沉滄海廿餘年間罕有蟬聯而鵲起者得勿學舍傾圮淑秀之氣無以發其光歟今則煥然更新司訓廸者相與談經課學拊節闢塞庶文風蒸蒸日上不甯惟是將使美茂易成之材升其堂行其庭由庠序踐古人之跡敦崇實行以仰副聖代興學作人之雅化處爲賢士出爲名臣道

業本末可觀不僅工文詞而博青紫然後風俗美教化成人益知師嚴道尊此則余所責之學博而尤以望之於諸生也若捐貲之切與襄事之勤亦不得而沒也並勒姓名以昭來茲云

重修三元廟碑

吳汝鼎

陳郡南城外東之三元廟明萬歷十六年商人龔柏建載入縣志屢經修葺久復傾圮秀水錢公守郡曰議新之未及鳩工以母憂辭職留資三十金委予表兄姜春農代爲之倡春農素好善廟經頽廢慮補葺不堪久欲重建自揣力不勝家君作宰無纖毫擾閭閻以此不敢請勸捐乃力行廣募年餘始克遂其志予嘗作募引目爲助理廟成故以記屬予予乃爲之言曰世謂商人重利而輕義市井鄙夫錙銖必較一與言義莫不變色而退不啻速其貧焉然每當縱情博飲傾囊揮霍未嘗不爲豪舉獨至行一善事則吝

惜不忍捨未聞好善樂施疎財仗義有如龔柏者嘗見江湖市船
猝遇風波號神明求解救苟可脫身于難資財巨萬視同糞土及
至轉危爲安又復惜財如命不肯拔一毛嗚呼若而人者烏足與
龔柏同年語哉龔柏歛人賈于陳尚義勇於爲善貿易有餘資輒
以濟貧乏人德之稱爲長者其創茲廟也東置義田西置義塚並
載人志冀傳久遠不僅利濟一時也嗚呼此獨非商人耶何竟爲
此義舉耶孟子曰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又曰有賤丈夫焉必求
寵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若龔柏者能以義爲利豈孟子
所謂其人哉直謂之義士可也志載兵備道徐即登於此立新安
社課士萬歷四十三年上虞徐宗儒爲州牧又新之我朝康熙二
十一年營弁錢必秀重加修焉其所置田冢已久廢或曰廟之得
以屢修不廢者神護之也予曰此天之不泯善人神非護其廟護

柏之善耳志又載柏別開義井今莫考其所在予不知龔柏後人于今何如觀其善知必有昌者予爲廟記即以彰龔柏之善且歷數其義舉爲天下商人勸至春農不負錢公之託尤推廣其意以成之俾龔伯善行賴以不湮其功有足並稱焉餘凡與是善者舉不可沒別立一碑臚志之廟內有司城貞子閣稍墮壞亦繕完之予兄跋亭既書石又於閣東隙地高其址築室臨水三面洞開可以遠眺望額曰雲外賞予并爲之記

新建文昌祠碑

邑令 張世濂

文煥於天凡日月星辰之經天皆文也文運之開歷千百禩於茲矣士人束髮誦讀不惟以文詞著而期以文行傳祿命黜陟之權有神主之讀帝君經訓諸篇大旨以闢邪說正人心忠主孝親爲務所以砥愚訂頑而燭一世之靈明者詳哉其言之矣嘉慶六年

奉皇上時典歲增春秋兩祀煌煌鉅禮尤昭虔也淮寧爲庖犧氏
一畫開天之區人文化成允宜煥其廟貌永奉誠禋余以甲子夏
來視事展謁各廟規模既備獨文昌祠闕如私衷隱以爲憾夫文
昌之徵古矣天官書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爲上將次將廣相
司命司中司祿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鄭康成註司中
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又祭天之司民司祿註曰司祿文昌第六
星宋人兆司中司命司祿於南郊明洪武初亦祀四星則是文昌
古未嘗無祭也世說張亞子戰沒成神有功於唐封英顯王廟立
西蜀劍嶺化書以神累世爲儒刻意墳典掌天官桂籍凡士之鄉
舉里選大比制科乃至二府進退皆隸焉或推原之謂在周爲張
仲文章本於孝友因得在紫微垣居文昌宮猶之五行之神以五
人帝配之其理昭然可信余曰淮邑擅名勝而科名尠見其咎安

在方今聖世右文欲崇奉祀典曷其不駿奔走在廟因與都人工經始焉諭導於前勸善於後相吉於城之東隅雲漢之所昭回建以爲祠凡鳩工構材期於宏傑鞏固今而後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邦人士咸知踴躍醵金成之始於嘉慶九年秋月吉日成於嘉慶十二年冬月吉日襄事者紳士等八人而得於趙之力尤多落成之日於是乎書

重修崇興寺碑

即雲中寺

邑令 焦以潤

粵聞迎牲奉幣載在周官鑿坎爲壇詳於祭法蓋報本反始固藉祀典以明心臨上質旁亦假神道以設教此六朝梵宇不盡廢於興唐五時崇奉且增修於炎漢也邑東南六十里老黃河之南岸舊傳寶刹夙號崇興經歷劫於秦灰倣靈光於魯殿明經鄭名瀛者年同絳縣標重望於榆枌家募黃金復遺規於丹堊琳宮再煥

關聖攸躋嗣按八卦以經營乃合羣靈而供奉香城歲事欲垂久於貞珉冰署陳詞爰屬文於邑吏且夫書陳洪範義本昊天三德則正直爲先庶民則雨風有好潤下炎上實宏長養之功錫極敷言早重文明之治他如大疑是決冀逢吉於子孫五福維昭肇承庶於壽富在皇極之言梵獨即沙門所謂慈悲主治民風綜九疇而悉具天經地義亘千古以長新敬維關聖帝君青史流芳羣瞻大義丹心耀日實振彝倫陞封號於熙朝宜推崇於正位由是出雲降雨感泰岱之功施賞善罰淫凜穹蒼之降鑿乾爲天象艮以山名繫堂階樓閣之有分亦廣大高明之各肖慈航普渡涖南海者即位乎南水德含精依北極者仍居於北火之生本乎木震雷爲木離明繼以文明物之說在於秋兌澤爲秋錫福因而迓福管接後天之位隱符洪範之箴適觀厥成良非妄作惟望觀斯廟者

洗心滌慮慕義懷仁勤仰止於高山惕明威於上帝知聖神無非
正氣悟菩提亦祇婆心泉始達而火始然四端在我經以寢而史
以饋列宿羅胸君子安貧以節儉而期富有善人有後爲燕翼以
享遐齡則不負創建之苦衷自足荷神天之福庇於戲頑廉懦立
固賴晨鐘暮鼓爲聾聵之震驚俗美風清尤在邦彥鄉耆作顯蒙
之矜式是爲記

攷辨阨臺碑記

陳用光

陳州城南附郭里許有臺屹然可眺望云臺之創始不知何時或
曰東漢陳愍王寵散弩臺以控扼黃巾者或曰孔子厄於陳蔡所
居蘇子瞻氏嘗以前說爲近而謂後說爲不足信矣顧至今尚沿
其名曰阨臺後人或易之曰絃歌臺臺下置絃歌書院康熙朝掌
院學士揆叙作碑文亦沿絃歌以立言昔先君守陳州嘗命用光

檢書籍攷其實時適未攜東坡志林無以決其疑也後放得之而先君已離陳矣嘗攷陳愨王傳有強弩數千張出軍都亭之言合以附郭之形勢則東坡之言其信且守禦之備曰臺春秋時因臺以爲固者多矣魯莊公三十一年春夏秋築臺于郎于薛于秦一歲之中而三築臺其非爲遊觀於遠地而以資守禦於四境可知也今制行軍儲糧之地曰糧臺夫甯非名之有相沿者與今年陳州守李雲軒振翁以卓薦來都相見於煦齋尚書師座次用光語之曰說文厽隘也从尸乙聲俗省作厄厄塞也从官厽聲俗省作阨易釋文云阨本作厄詩釋文云厄本作阨然則厄阨本通用今不必易其字而但據東坡之說以定其議可也尚書師日子曷不爲文余當爲書之俾雲軒刻諸石以改正其失也雲軒嘗佐治隍工出已財築垣以守薪芟工上人甚稱之其才既嘗見諸事矣余

嘗聞陳穎間有賈遠鄧艾通運渠屯田之遺制存焉倘可攷其利而興之與夫攷證是非以匡謬正俗稽古者之事也博求利病以善俗宜民司牧者之責也余既承尚書師命輒推其說以諗於雲軒度亦尚書師之所許者與是爲記

重修畫卦臺碑

府憲 李振翥

郡南有絃歌臺北有太昊陵聖蹟雙峙天下莫與京非特冠絕中土也陵高十尋嶒嶒若圍巨蓄苗其下蔡水環其前東滙爲池即白龜獻瑞處又東二里有臺名八卦壇見寰宇記又名撰著壇見一統志李北海作碑文特書畫卦臺云臺建不諗所自明季悉燬康熙八年州守方于光重築之後亦再次補葺而霖潦所囓蠹蟻易乘兼以陳地多卑濕故圯壞尤最易昔人有言孔子集羣聖大成後天太極也伏羲氏爲斯文肇祖先天太極也尊孔子不尊伏

羲氏猶觀海知萬川會歸未導萬川發源也况陳實太昊故都斯臺爲一畫初地乎余來守是邦既修文廟葺絃歌書院而陵寢完好臺址僅存且其地畝多私鬪豪井亟廉得若干別釐歸劃立爲根基即與知淮甯劉尹廣澍創捐勸助度材鳩工剪棘除榛瓴甃丹漆屬守營劉千戶國棟紳士趙慶雲季紳等董其事始于丁丑秋八月閏三月冬仲蕺成上春孟月奉檄權南汝築道出上蔡貝城東三十里有臺屹然云伏羲畫卦於此劉令曰吾陳爲太昊故都千古莫之易也其下蒼草至今猶叢生也白黿池猶瑩瑩也水得蔡故名蔡水環陵石出淮甯入歸德鹿邑界不能經上蔡上蔡非因蔡得名也臺本名據蒼據地証古畫卦定在此不在彼余曰是固然然可弗深考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守土之責百度惟貞能於聖蹟所留爛然式煥俾天下萬世祇承羲孔增重宛邱則余

之厚望也夫是爲記

重修絃歌書院碑

前人

明譚御史纘之易厄臺爲絕糧祠也紀實也厄無與於臺也趙御
史繼本之易絕糧祠爲絃歌臺也尊名也聖人無入不自得非諱
絕糧也恭祀先師旁附四科音容孔儼非今斯今臺後樓五楹廡
左右三楹齋室三十餘楹庖湑數楹繚以垣屬於臺門如異宮爲
造士所舊名思魯金太守靜軒曰吾陳小子獨不求成章乎易今
名從地也余辛未下車每月展謁即校諸生於院中瞻顧棖窳多
就圯倣比歲不登兼馳公檄又以大成殿急需整繕念具舉之難
不能去諸懷越五年事簡時和縮費蠲俸與諸大尹及邑紳士創
修文廟心力齊一工費趨輪閱六月告竣卽奉祠院植傾更朽以
歲成之夫豈事粉澤哉聖蹟所留不敢聽其寢廢亦卽譚趙兩君

子紀實尊名之思而育材敬業俾二三子斐然知所以裁則尤切
靜軒於魯乎何思之望宮牆仰止梁木匪頽咸與維新亦克用勸
若夫太平寰宇記所載東坡志林之所疑祇以備考核家一說非
所語於式化厥訓也第存勿論云

重修文廟碑

前人

余守是邦之六年始得鳩工庀材興宇葺垣肅妥聖神敬抒愴結
六閱月即竣何慮始之孔艱而觀成若易耶舍榮有日諸大尹及
羣弟子咸前請一言紀其實余惟靈臺之歌勿亟也樂子來也有
聲之詠匪棘也求厥寧也天下事爲之弗即工則不敢爲亟之弗
克綿於逝則不忍亟不忍與不敢怒如數年夢寐中而正得藉手
告焉殊非一人私幸矣陳治於昔爲州雍正十二年陞爲郡其文
廟則猶是宋熙寧初建舊址也屢經兵燹歸然獨存乾隆元年金

太守靜軒拓敞之甲午僅加補葺越今又四十三年爲之此其亟
矣辛未之秋下車展謁瞻顧楹桷愀然於懷聖天子尊教勸學建
校崇庠僻壤窮陬靡不虔葺靈承永言祇肅况陳實我夫子往來
五至寓居三載繼太昊一畫開天之脈啟顓孫巫馬公良諸君子
卓卓俎豆間而廼梁木已頽宮牆欲圯且更懼人材放失儒效濶
疎如唐李觀云云也比以秋再歉穫春復屯膏欲興作代振而物
材不及具嗣又滑城竊發雒堡瀾漫壬癸甲乙奉檄莫遑幸茲事
簡時和民氣樂愷克與二三子志慮齊一創蠲協輸圖功攸終維
新丕作盡撤太成殿舊材增高若干尺廣若干楹重建崇聖祠於
北若干楹戟門東西修鄉賢名宦祠又新建節孝祠共若干楹立
照壁綺以長垣澹泮池環橋其上廣若干尺深若干尺有挺有寫
載漆載丹營起於丙子季秋葺成於丁丑仲春閱月凡六厥工克

即維遜可綿默念欲爲不敢爲欲亟不忍亟數年怒如之懷蓋亦
亟亟乎弗克爲是懼矣抑余尤有感焉在陳何爲思魯千載猶聞
歎息之聲成章乃可受裁五教原有私淑之學今諸大尹有化導
青材之責羣弟子有譽髦深造之資生長賢鄉宣揚聖澤上無負
作人之至意而不敢因循下無愧在泮之思樂而不忍苟且則尤
吾所厚望願與二三子交勉之也因即書此泐諸石至監率相度
日夕不怠知淮寧事劉大尹廣濶守營劉千戶國棟實總任之其
飭功贊采紳士趙龍章趙慶雲李諱任克承之力居多其捐費之
均趨公之勤觀成之所由易俱不容沒例得並鐫姓名於後云

重修洪福寺碑銘

前人

聖天子撫辰延洪敷疇錫福慈雲徧覆慧日同輝乘法船而徑渡
爲天輪以遠御猶復虔革祗洎莊嚴爭土瓊林鬱壯珉陞高凌宣

鐸震旦綿構乾宇誠以合天人以儲祉旁達乎馨香借像教以闡
蒙莫易於因果禍福無門而自招仁壽有路以共登固非謂詮窮
此域法尊彼岸必令躡幽控寂剗恡輸豪創造健陀俱抵便榮一
燈之傳補理林蘇伐那即受二梵之福共附檀越遍起蓮臺然則
五福六極用九之嚮威四諦三塗大千之警勸普菩薩濟譯尙能
仁佛覺寺嗣名可思義兼以上方曾爭初基有舊宅不待段暉之
捨園無籍祇陀之給用莫侈繡栳玉題之華時更洽滯穗遺棟之
慶東坡居士殊有宿緣西方達人常資善業經始勿亟其在斯乎
郡外洪福寺西倚杏岡北環柳湖東翼蒼臺南帶隍水崇墉百雉
紆餘蠶亘於前吳陵十尋穹嶭疇時於後遐阡繩直邇陌砥平宋
仁廟於焉駐蹕載平仲戾止零雨固宛邱之上刹也建近千霜修
歷再次夫以天宮金闕猶傾四大之風魔殿銅圍終劫三災之火

是故屬資水側波斯列構而馬鳴新之醍醐山中含那光宅而曇
摩茸之以至邢庾大集頻書重建之碑白蘇善政多償復始之願
况乎陳地窪濕蠹蝨滋生月輪易騫雷音莫護漸迺鴿王之頂鵲
欲因之灌巢師子之座鼠亦安其同穴老僧住此原屬空門內翰
何來真無坐處然而玉梁豈從空下銀架未必飛來刺史又曾難
買東林之山歲星更儉徒學南宗之懺睠松嘅石者久之比年屢
豐屬治無事十方歡喜百室盈寧須髮提於意云何善男子同心
相應爰縮公費並協僉謀囊褚倡捐鉢花爭擲工以技疏民以悅
來其從如雲正成不日於是龕像無燥濕墜勸之危任持有經行
晏坐之安力告普存事均舉墜非敢爲佞猶是君實解禪偈之思
咸與維新請觀樂天修香山之記欲垂永久用勒日時銘曰

洪化開天福園駢俗福不唐捐洪惟因篤牖民孔易盼鸞貴肅因

毀就妍去陋仍樸匪寄希尙罔罔黷佛亦有言民莫不穀洪露
滋甘福雲待簇一炷愿洪四序介福

改建龍神廟碑

邑令 劉廣澍

龍神之有廟廟之有祀由來舊矣乙亥夏余由衛郡汲城移宰茲
上下車恭謁各壇廟而龍神廟初無導之往者嗣逢朔望亦未一
至其地余疑而問諸胥吏吏曰廟在正南門外距城里許建之不
得其地又無繼修之人以故曰久而禮遂廢余聞而嘆曰民於水
火所賴以生古者食德報功崇廟立祀載在禮文班班可考且水
神曰祝融水神曰元冥是皆五行之官列受民姓封爲上公以水
族莫靈於龍故後世又名水神爲龍神夫非其所祭而祭名曰禘
祀分所當祭而不祭是爲失職余既作宰茲土治民固余之責事
神亦余之事禮曰有其舉之莫敢廢斯非舉之而不可廢者哉余

既知廟之所在益欲一至以竭其誠至則瓦裂楹欹垣頽壁破而偏於一隅且規模狹隘無以肅觀瞻更不可以行享祀因亟思改建而擴大之並欲移於城內以便朔望瞻拜而乃苦於不得其地邑有火神廟坐城內之西隅地基爽塏廟甚整肅丙子春余見其右旁有隙地長六丈餘橫三丈餘詢之廟僧即廟之基址余默爲規畫上可以構堂而安神位中可作月臺甬道以疏其氣外可堵牆而立之門私心竊喜曰龍神廟之建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且於伏羲八卦之位坎西離東脗合無間相資而不相害易所謂水火不相射者也旋即稟知郡憲引爲己任已而誠吉乎某捐廉縮俸庀材鳩工於丙子孟夏二十八日經始閏六月朔而工告竣斯舉也所費無幾而神用以妥祀於以舉外則兩廟峙立各樹之門八卦中對待象也寔則內可相通無分畛域對待中又寓流行之妙

矣夫以民所賴以生者同居一方而各安其位神之安民之福也
余瞻望之餘竊嘆余懷之克遂亦神之靈默有以使之因誌其顛
末鐫之於石願淮之人與官斯土者共體此意以傳之久遠無廢
祀典云是爲記

義地施棺碑

任烜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自見孺子將入井而已灼然矣何況窮簷歛
泣殯殮無資荒野寒尸埋藏莫主誰不爲之心惻哉然而棺槨未
就安厝無方未免一時倉猝袖手歛歔抑或累次煩煩人心倦怠
此非預設一局公舉一人經理周匝不易垂諸久遠也予甥史致
華僑寓淮甯郵示義地施棺引併告予官幕士商無不踴躍捐資
計銀若干兩於嘉慶二十一年十月置西關義地十二畝三分零
每年生息子毋相權取所贏餘作施棺百個以濟貧乏躬親經營

十有餘年恐後廢弛屬予敷言勒石以垂不朽予思掩骼埋胔昭垂月令澤及枯骨仰溯周文聖朝仁育天下所設棲流一法恩普寰區致華此舉猶是棲流之意也本惻隱之心以仰副聖朝仁育之德豈特爲利一時一邑而已哉是爲記

重建鐘樓碑

邑令承銘

嘗讀靈臺之詩其三章曰於論鐘鼓於樂辟雍夫辟雍爲天子學而鼓鐘並設意必有足啟文明者淮邑爲古名邦漢唐以後人才輩出比則登甲第者不數觀據堪輿家言邑之鐘樓實關文教自前明李中立易鐘樓爲鼓樓文教衰息我朝康熙六年知州方于光于學宮東南建樓三楹懸鐘其上貢于鄉者應如響今鐘樓之圯將近百年無惑乎文教之不再振也銘聞而疑之儒者讀書學果淹博人傑者地自靈鐘樓即圯曷足爲文教阨抑銘聞宋范文

正公因堪輿指其宅可綿甲第即捐宅爲蘇州郡學今吳門甲第冠于他省意堪輿之言亦有屢中者爰體聖天子右文之心古人舉廢之義擇署東之十字街南建置鐘樓其形勢與鼓樓相對其高廣視鼓樓過之從此諸生祁祁爭自滌濯人才之盛上比漢唐登斯樓者其亦有樂此鼓鐘者乎是役也凡六閱月工竣經理其事者武舉趙祥雲國子生雷雲漢之力爲多捐基地者則邑人張華玉郭繼禹也例得附書

禮器圖碑記

前人

我國家崇奉先師禮隆前代宜無不盡其懋致其誠者顧禮器之不備心滋惕焉嘉慶己卯遇吳門郝志潮先生出所輯禮器圖相示有典有則燦然大備心誌之不敢忘庚辰銘攝唐縣篆逾歲補泌陽凡禮器之未備者均一一捐製甲申夏銘調任淮陽恭謁文

廟仰見殿宇巍峩惟禮器之散佚視唐縣泌陽無少異爰捐俸四百金凡登銅簠簋豆鼎爵之屬制式如古春秋釋菜諸生於是覲禮所以答神貺肅明禋或不無小補並緣文昌關聖兩帝君近日崇祀幾與文廟等舉應用禮器併敬製之詳記冊檔一存縣署一存縣學因初石備察至樂章樂舞銘素未嫻是有俟知樂之君子矣

重濬玉帶河碑

邑令

吳承芳

江夏舉人

環義陵有河即古之御溝以其束陵如帶也故名玉帶河云河堙於乾隆初年郡人士謂陵寢重地體制宜崇不有此河恐無以壯皇居而肅觀瞻爰以重濬爲請余曰是固然矣然亦有關於水利焉按此河上承邱廟諸陂之水至酸棗林分爲二其西流者循陵垣而南逕西華門至下馬橋北折而東貫紫禁城東出至下馬橋

北與蔡水之決口匯東入永安溝永安溝者舊任滿洲耀君德所
開以洩積水而壯關勢者也復折而北逕蘇家樓至雙橋與酸棗
林分流之水合迤邐東南行至八步橋入蔡此玉帶河之源委也
余嘗於淫霖暴漲之時登高遠望見西北三十六陂之水羣趨於
蔡而麻場溝以東上馬橋以西實爲總匯怒濤澎湃郡城大堤定
安乎有建瓴之虞所恃以無恐者有酸棗林河之水洩於南與此
河之障於北耳此河一塞則北來之水亦奔注於蔡蔡漲則大堤
可虞堤潰則郡城可危往者乾隆二十二年河決楊橋陳城之不
沒者三版父老相傳水由西北大堤而入而大堤之潰適在此河
既塞之後豈非前車之可鑒者歟夫濬澮距川平水土之先務也
陰雨綢繆以固城池有司之專責也六七年來水患頻仍官斯土
者於護城大堤屢加修築而不議開此河是未嘗遍觀形勢而得

其要領也然則開玉帶河即所以紆蔡水紆蔡水即所以固大堤而保郡城一事而備三善徵諸人士之言余固將有以濬之矧其合詞以請耶爰捐俸倡始且走疏以募四方而七邑紳耆皆踴躍樂輸計開河長百餘丈寬一丈八尺深八九尺五六尺不等用夫九百餘名中建石橋翼以雕欄環以月池東西二橋與內外城之四閘皆石址而甃甃又於八步橋北增建一橋以通下流凡用錢二千餘緡始於丙午之夏迄丁未春而工竣諸人士礪石求記余故詳其有關水利如右至於復義陵舊制壯一郡之大觀爲四方朝陵者增遊觀之娛一切藻繪之詞余不必贅也

修郡城西南大路碑

前八

郡城居四達之衝其西南周口一路爲商賈雲集之地尤爲生計所關而百貨之轉輸郡城北匪此莫由焉且東達毫宋西通秦晉

行李之往來輪蹄之征邁肩相摩轂相擊觀其形勢猶汴省之朱
仙鎮武昌之漢鎮也顧其路延綿凡六十里中隔七里河黃河故
道霖霖漲發動致病涉自搬醫以西地尤窪下清水柳涉二河上
挾西北數十陂之水至此而合流歸潁是爲擺麻溝亦名白馬溝
每至大雨時行波濤浩瀚望若澤國車苦濡首往來行旅惟恃一
葦之杭焉道光癸卯河決祥符黃流奔注陸地成海余以甲辰調
任淮邑入境即舍車而舟見沿路民居鷗泛鳧沒於煙波蒼茫之
際愴然不安於懷迨次年河慶安濶積水盡涸而此路爲巨浪之
所衝激泥沙之所淤塞益復陂陀不可行矣夫洪水汎濫天時之
變也修治道塗守土者之責也天下事不可爲而強爲與可爲而
不爲二者均失春秋時單襄公過陳見道弗不治而譏其政之不
修余忝蒞斯土嘉與邑人士共臻蕩平而道路淤塞其母乃實有

闕用是此路之舉時欽欽在抱然遲之又久者以大工甫合振濟
類施公事旁午他務未遑重念民氣初復鳩資爲難故因循至今
耳今春歲豐事簡爰請諸府憲于分憲謝謀諸閭邑紳商僉曰可
余遂捐俸倡始更委少尉王春泉會同紳耆勸募殷商得金四千
有奇計墊路若干丈寬一二丈加高四五尺三二尺不等用土若
千方既蕪事余躬往巡視見寬容數車行可方軌蜿蜒綿亘屹若
長堤縱大雨時行而往來行人躡屣擔簦當無病涉之虞非閭邑
紳商好善樂施將築室道謀烏能不潰于成也噫斯路向病嶠嶮
今則如矢如砥矣向病窪下今則如岡如陵矣而今而後其庶免
道弗不治之譏也乎至於鄧家樓李家集袁路口西門大堤猶有
七百餘丈爰以費絀輟工然此特九仞之一簣耳邑好善之士當
必有匡余所不逮者是役也倡議監生李顯曾捐金獨多其子文

岐亦承厥志而不怠例得備書董工捐貲姓名皆鐫於碑陰亦不
沒人善之意云爾

重修郡試院碑

代郡守蔣作

吳清俊

正陽舉人

同治十一年四月望日重修試院告成自十年八月初吉鳩工至
邇歲歲試趣成之長廊廣廈列坐者得從容其間非復鄉日之卑
且狹矣試院一稱察院實本於分巡御史察政蠹民瘼上告天子
兼校文武藝以興教化而戡禍亂蓋併臺院殿院之任古以界御
史今以寄學使則試院之所關綦重倘不壯不閔非所以肅觀瞻
而式憲紀庇多士而啟文明也夫時之需才也殷故上之愛才也
篤規條以束之杜其弊將以求其真居處以安之厚其神將以抒
其蘊小試者士子發軔之始寸晷風簷本色文字嚴爲試而寬爲
取取於邑若郡者待學使之鑒衡取於學使者儲科第之登進音

賢有言階前盈尺之地使得揚眉吐氣激昂青雲待士者以之則
士自待宜如何也余於是歲之冬舉行郡中科試校閱餘閒爰書
計工役以勸諸石并綴以文亦謂廣廈可以喻仁潤屋亦堪比德
願與多士相勸勉也吁自軍興以還榛荆未闢芹藻就荒文風之
有待於振厲也久矣是役也余詳請各憲倡捐七邑本期寬其貲
力舉所餘以恢廓書院迫經動作舊木悉巖舊旒悉墾悉新之生
號悉易以石左右各二十二行得號共一千五百八十四內外堂
皇廳事室宇共四百一十楹東西轅及牆垣門坊之屬雖多因仍
悉齏俶建於時薦紳先生庠序之彥督工者爲候選廣文于銳一
等皆公勤相濟故功得迅速而資無浮靡統用制錢萬四千八百
貫所收捐錢萬七千二百貫有奇僅餘錢二千貫有奇又捐而足
之爲三千貫存質庫子母之取資月課膏火而書院遂另籌捐修

焉蓋書院教於平日試院試於臨時即以覘其平日而策其將來
非徒從事文字已也根柢在經術體驗在倫常忠信其中風雅其
表殖學問勵品節或出或處皆足以輔翼名教而焜耀國家是則
長育人才者所厚望也夫 以上官長

岳王觀鐵秦檜

田望波

鹿邑人

汝竇金臣今成鐵漢也古今奸佞汝獨錚錚哉世人以易朽土木
範忠武以不朽鐵像汝爲恨吾意不然汝自鐵騎中誓師而還餐
倡和議其不和者輒斥之而誅之其鐵心腸業已鑄就哉獨是汝
有德於金宜金人金汝像而禮祀之胡乃不然爲我國人鑄鐵作
偏榜汝奸回樣子以示天下後世爲人臣而懷二心者長跪於岳
王廟前使樵牧廝養巾幗婦人三尺童子目不識字者莫不唾汝
溺汝以甚汝罪汝知之否一身半露白日半在黃壤是天不欲覆

地不欲載也噫鐵有何罪而成汝之形骸